**写在前页**

文名：自由与囚徒（ABO）

CP：亚普（亚古丁Alpha x 普鲁申科Omega ）

作者：一只青团好饿

整理人：999治不好的拖延症

当前进度：11章，未完结

请大家努力鞭策青团老师，说不定哪一天她就将这篇文给写完了呢（。）

4.5章是当初我帮青团老师写的，然后她逼着我放进来了，大家不想看的可以跳过（？）

**Chapter 1**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冰场发情。”约翰尼·威尔一本正经地念着标题。

“可是普鲁申科从来没有在冰场发过情。”兰比尔说。

“你懂什么。”威尔翻个大大的白眼，“这就是omega和alpha的区别，alpha嘛，人们会说他征服了冰场。omega嘛——”他夸张地虚情假意地笑了一下，“他们只关注发情。”

————————————————————————————————————————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今天的确感觉不太好。

他像往常一样起的很早，趁着冰场还没有人的时候完成了几个例行的四周跳，再练了一会旋转和滑行，发挥一如既往地稳定。但他总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好像身体变得比原来要轻，起跳和落冰都仿佛踩在棉花上。

可能是没来得及吃早饭的缘故。他告诉自己，说不定有点低血糖。

他把冰鞋换下来，准备先去弄点吃的。这个赛季很快就要来了，他不得不在全力以赴的同时控制体重——这代表要和披萨、冰激凌、甜甜圈之类美味的食物彻底说再见，虽然在运动员生涯中也没真正碰过几次，但选择不吃和不能吃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比前者要难受的多。

来到餐厅，他按照营养师的要求点了麦片，配苹果芹菜汁，他私自把果汁换成了脱脂牛奶。

当他咽下第一口食物，那种不对劲的感觉更明显了。

他感到头晕，虽然肠胃在叫嚣着需要食物，可大脑却告诉他半点食欲都没有。他强迫自己咽下麦片和牛奶，还有一天高强度的训练等着他完成，他需要能量，这从来不取决于个人喜恶。

等他磨磨蹭蹭地吃完早饭回到冰场，米申已经在那里等着他。教练双手撑着挡板，看一些更年轻的学生进行跳跃。

“你来晚了。”教练说，指了指手表。普鲁申科顺着他的动作看过去，已经九点半了。所有米申组里的选手都已经在冰场上开始练习，只有他还在场边愣愣站着。有几个alpha似乎是刻意地从他这侧滑过，眼神轻蔑而挖苦。

他对这种眼神再熟悉不过。每次他拿到金牌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或多或少，总会有人把这种目光投向他。他试图说服自己，那是嫉妒，但它们仍然时常在梦里出现。竞技体育赛场上从来就没有omega的位置——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条铁律。所以当他十一岁时孤身一人来到圣彼得堡，饱受那些大孩子的欺凌时，唯一一个和他一样都是omega的，后来也一直保护着他的师兄亚历山大·阿伯特对他说了他一直记忆犹新的话。

“花样滑冰里，天赋很重要。”这位比他大几岁的选手说，“我知道我很难拿到金牌——我的身体素质比不过那些alpha们。但你不一样，叶甫根尼，你有不输alpha的力量和出色的柔韧，你可以成为他们的竞争者。但你要记住：想要战胜他们，你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想让他们闭嘴，你必须要做到无可指摘。”

这句话成了他日后的动力。他也确实做到了。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能完成四周跳，还能在男子组做出贝尔曼和甜甜圈旋转。那些大孩子们都逐渐闭了嘴。败给一个omega的事实让他们很不好受，可谁让这就是事实呢？只有一个人他始终无法超越：阿列克谢·亚古丁。那个比他大两岁的同门师兄。甚至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谁的主意，他们被分到了同一间宿舍，和alpha居住的感觉让他很没有安全感，更何况竞技体育的世界里一直保持着对到了年纪还没有配对的omega强行配对的条款。这让他更加厌恶亚古丁了。于是他们的关系就仅限于每天互道早晚安。

礼貌而冷漠，这是可以描述他们关系的全部，即使这并不能妨碍他们相互恶作剧——在背后的，但大家都明知罪魁祸首的那种。这种关系持续到亚古丁决定转投塔拉索娃门下为止。

那个时候他正在靠抑制剂度过刚刚开始几次的发情期，还很不习惯和本能的斗争。廖沙来收拾衣物，淡淡的伏特加味始终萦绕在他的鼻尖。他的每个动作都让金发少年感到一阵难耐的悸动。终于他忍不下去了，决定出门透气，不料脑袋昏沉的很，和同样准备出门的亚古丁撞了个正着。

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亲吻在了一起。在最后关头热尼亚用尽最后的毅力推开了廖沙，逃进了萨沙的房间。

从此以后亚古丁的信息素就成了他的噩梦。他痛恨和他同场竞技。他会打双倍的抑制剂上场，把自己锁在休息室里隔绝一切气味。在比赛前他会拒绝和任何人握手，除非是不必要的在镜头前强作欢颜。为了证明亚古丁不过只是个在他生命里和别人一样的alpha，他拼了命的想在比赛中和战胜别人一样战胜他。他做到了，那个夜晚整个观众席都在为他欢呼。他能感受到身旁戴着银牌的棕发青年信息素的波动，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赢了。甚至连亚古丁都在赛后向他主动伸手，他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当天晚上亚古丁来敲他的房门。他让他进来了。接下来的事情便是顺理成章。作为冠军的普鲁申科已经不再介意第二性别的问题，他迷恋地嗅着亚古丁身上的香气，度过了人生里第一个不靠抑制剂支撑的发情期。他过于天真的相信这就是结局，他和亚古丁可能会成为一对眷侣。

后来的盐湖城打碎了他的幻梦。事实证明金牌比信息素永远都更有吸引力。他们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分道扬镳，匆匆结束了一段还没来得及开始的感情。接着就是亚古丁猝不及防的退役，他的师兄过早地生在了盛世里，虽然是败给了伤病，却几乎是除名般地被迫离场。普鲁申科统治冰场的时代来临了。但这个新的王者明白，他的命运绝不仅仅决定于滑冰，还决定于有多少人乐意看一个omega用压倒性的优势将alpha们一个个击败。如果上面的人愿意，他随时可能落得和师兄一样的命运。

他没有看亚古丁的退役表演。

现在他带着一身伤病准备出征都灵。这些年他活在光环和荣誉里，在冰场上几乎忘了omega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不公和尴尬的地位，直到这几个眼神让他大梦初醒。

“对不起，但我有点不舒服。”他小声对教练说。米申的眉头立马锁紧了，凑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

“有些烫。”他说，“生病了？”

普鲁申科摇头。

“那你上一次发情期是什么时候？”

“……两周前。”他仍然不习惯如此直白地讨论私密的话题，即使对方是如父亲般亲密的教练。

米申疑惑地又试了试温度。

“那不对啊，如果没有生病，你的体温应该很正常。”他说，“再过不到两周就是奥运会了，医生们都觉得不用抑制剂更有利于你的发挥。”

他知道米申指的是他有些恍惚的状态。他的母亲生病了，让他不得不时时牵挂着，这使得他实在无法滑出教父应有的威严和杀气。米申和整个教练团队都在为表演分担忧。如果因为发情期的问题再丢技术分，那唾手可得金牌也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我去叫队医来给你看看。”米申说，然后像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有些迟疑，“但今晚不行，冰协有个饭局……有些人指明了要你去。”

普鲁申科觉得头更疼了。天知道他是个运动员，专业的、出色的运动员，不是什么陪酒专业户，他应当得到一个运动员的尊重，而不是因为第二性别的原因被呼来唤去的陪酒助兴。他听过有人在背后怎么叫自己，“金发美人”，这让他感到愤怒。没有一个alpha运动员会被这么带着明显挑逗意味地称呼。但米申仍然坚持着让他去每一场饭局，和那些人认识——用他的原话说——“有利于在不利的情况下争取更多的机会”，而这个老人也的确做到了每场宴会都陪在他身边，防止有人打他的注意。只是那些眼神本来就够让人反胃了。

“我知道了。”普鲁申科强行按下胃里的翻江倒海，他不想吐在冰场上。

米申示意他可以开始练习了。他换上冰鞋，流畅地测试了一下滑弧，故意在那些alpha身边跳出一个漂亮的432连跳，洋洋得意地对着场边的编舞和教练笑了一下。米申无奈地放任了爱徒的小孩子气，按下收音机的开关。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俄罗斯，教父。”

熟悉的音乐流淌开来，他在场地中央站定。第二性别从来没有妨碍他多变的表演风格，他可以是活泼的向往爱情的少年，可以是舞蹈之神尼金斯基，也可以是仁慈与冷血并存的教父。当他用直线步横贯冰场，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他是omega而否认其中的气势。

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

连跳，旋转，单跳，滑行，每个动作都精准地踩在节拍上。但不对劲的感觉更明显了，只是进行到一半的自由滑没有时间让他细想。音乐还在进行，场边的编舞正记下动作，打算做最后的调整。

助滑、内点、起跳。

他狠狠摔在了地上，仿佛肺里的空气都被挤了出来。

“热尼亚！”米申猛地关停了音乐。老人迅速上了冰场，三步并作两步跑他身边。普鲁申科的脑内还在蜂鸣着，感到一双宽厚有力的手扶住他的肩膀。

“别动。”米申说，“先看看有没有伤到。”

森林的味道环绕着他，让他安心。他知道此时此刻那些alpha们正在为他的摔倒幸灾乐祸，肯定少不了放出信息素来挑衅的。米申为他隔离开了那些干扰，专心检查他的伤势。

“我没事。”普鲁申科说，努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糟糕，”没有骨折。”

米申松了口气，扶着他站起来。他垂着头滑到冰场中央，努力忽视四周的眼神。《教父》的音乐又在冰场里回荡起来，除了那次意外的摔倒，白天的练习仍旧如常。

他提早在傍晚结束了训练，去淋浴房冲了个澡，热水让他的肌肉放松。他吹干头发，换上米申替他准备的黑西装和领结，坐进车里。

傍晚的城市正值晚高峰，他在路上堵了好一会，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子灯光参差变幻。幸好米申决定提早出发，他们不至于迟到。熨烫过的领子有些硬，摩擦的脖子有些疼。他忍不住理了理领口。

“不舒服？”米申注意到了他的动作，看着他。

“没事。”普鲁申科回答。前排的司机不动声色往后座瞥了一眼。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每个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对这个能够打败一众alpha的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一开始他十分排斥被人盯着看，最后还是接受了。

“还要多久？”米申问司机。

“大概还有二十分钟。”司机说。一边缓缓踩下油门，随着车流前进，偏黄色的车前灯形成流动的河流。他们终于下了高架桥，酒店已经出现在了视线内，视野内车叠着车。

“在路边停车吧。”米申说，“我们走过去。”

他们下了车，快速穿行在人行道上。一旁的车流仍然堵的死死的，尾气燃油的味道弥漫在城市污浊的空气里。他埋着头尽可能快的走，防止被人认出来，又导致记者的围堵。很快酒店那边有人注意到了他们，一个年轻人跑过来，把他们从后门带进去。

“实在是不好意思，米申先生，普鲁申科先生。”年轻人说，替他们拉开一扇门，“司机没有注意到堵车的问题，辛苦你们了。”

米申嗯了一声，感到身边金发青年有些僵硬。他不喜欢这种场合。米申清楚，所以他拍了怕热尼亚的手。

“一会我们早点回去，就说为了比赛你需要休息。”

他们又穿过长长的走廊，厚地毯踩上去没有半点声音。已经能听到嘈杂的人声了，前面应该就是宴会举办的地方，年轻人拉开门后印证了他的猜想。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和阿列克谢·米申，先生们。”年轻人对着人群说，然后鞠躬离开了。

房间里响起掌声，不热烈，却弥漫着一股暧昧的气息。在介绍的时候他把普鲁申科的名字放到了米申前面，无疑说明了谁才是今晚的主角。他甚至听见了一两声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口哨，轻浮而傲慢。

普鲁申科尽量收起不乐意的表情，挂上无懈可击的微笑，冲着人群点了点头。“大家好。”他说。拒绝了服务生端来的香槟，找了个偏僻的位置坐下，打算熬过这几个小时。对此他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微笑、点头、假装倾听、保持距离，都是相同的一套。在这么多年里都没有变过。

这次却有点不一样。他感到有些口渴，找人要了一杯柠檬水，缓慢地啜吸着。

“叶甫根尼，热尼亚！”他听见有人大声叫他的名字，热切而亲近。他回头看向声音的来源，是个高个子中年人，打着灰蓝色的领带，“能在这个小小的私人聚会见到您真是荣幸。”

“感谢你们邀请我。”他程序式的回答，看上去温顺而无害。男人在他身边坐下，靠的很近。米申还在远处和人寒暄。他闻到一股刺鼻的烟味，是信息素。这些人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永远都不知道收敛。

他假装没有受到影响，低垂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暗色阴影。

“国家的骄傲，嗯？”男人的语气变得阴阳怪气起来，“不得不说您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热尼亚。”他故意用同时用敬称和小名，似乎不屑于叫他一句普鲁申科先生，“很多人都大吃一惊呢。”

“这要归功于国家的培养。”普鲁申科把视线定格在远处的果盘上，尽管心里想尽快结束这段对话，他也不得不表现的更能取悦他些。这不过是那些看不惯omega胜利的alpha惯用的手段。在这个被alpha统治的世界里，很多人习惯了第二性别带来的优势，当这种优势被打破时，他们总会费尽心机证明自己高人一等。既然这是他们想看到的，那就不妨给他们。

舒缓的音乐行进着，精心配置的熏香弥漫在狭小的室内。他连着应付了好几个人——有来挑衅的，有因为好奇来的，甚至有想动手动脚的。他几乎是条件反射地用过去学到的手段见招拆招，有一次他不得不用主动替对方擦去嘴角污渍这样亲昵的动作来阻止那人进一步的靠近——米申并不能做到替他包揽所有事情。难得宝贵的空隙里，疲惫放肆地爬上心头。他擦去额头上的薄汗，趁着没人注意松了松领结，让自己不再热的那么难受。

“廖沙！想不到在这见到你！”他听见那个来找过他的棕发男人在不远处夸张的说。叹了口气，普鲁申科决定借口去趟洗手间暂时逃离这里。他低下头，尽量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人们在他周围不知疲倦的寒暄，无休无止的笑声和碰杯声奏出一曲单调的交响乐。他的脚步被两个人影拦住了，于是他抬起头，正好和一双熟悉的眼睛四目相交。

“……热尼……普鲁申科？”阿列克谢·亚古丁显得十分意外。他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棕发男人。

“是了，是了……”棕发男人得意地扬起嘴角，一副看好戏的神情，“看来今晚很巧合啊。”

普鲁申科打算说点什么，只是一股热潮突然冲向头脑。不妙。他在心里敲响警钟，下意识寻找自己的教练。但米申已经被淹没在了人群里。alpha的信息素环绕着他，每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他发情了。那些白天的不对劲都是发情前期的迹象，他因为训练忽略了这些。

他一把推开仍然疑惑的亚古丁。跌跌撞撞地冲出走廊。夜晚冰凉的空气灌进喉管里，刺痛。他几乎是砸开洗手间的门，迅速把整个人蜷在隔间里。不能这样，普鲁申科绝望地想，不能在奥运会前，更不能当着这群人的面。这会成为他们攻击他的把柄。脆弱无用的Omega啊。就像alpha在这个世界里永远被允许犯错误，那只是微不足道的失误，而omega每一次失足后面都是万丈深渊。

他颤抖着掏出手机想给米申打电话。却听见有人推开门进来了。他闻到alpha的气息，知道现在整个洗手间里都充斥着自己的信息素。动物的本能会让这一切成为不可挽回的悲剧。

又一股热潮涌上来。他再也握不住手机。

有人按住他的脖颈，一管冰冷的液体注射了进来。他迷糊的神智有一些清明了。他睁大眼睛，似乎努力想看清东西。

他看见了，阿列克谢·亚古丁坐在他前面，手里握着针管。

他居然没来由地感到安心。

“抑制剂。临时的。我找医务室要了应急的。”对方听不出什么情绪的说，“看到你不对劲。”

普鲁申科摸上脖子里的针孔，感觉指尖有点凉，应该是微小的出血口。他知道阿列克谢此时并不值得信任。但比起相信他，他更不愿意对着一屋子的alpha发情。

冰协会怎么看待一个在奥运前发情不规律的选手？

“麻烦你，我想联系米申。”

他的手机掉进了冲水池里，多半是废了。对方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他。

普鲁申科觉得手仍然不是很稳，他握住手腕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阿列克谢·亚古丁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全是高层的会议上？明明这些人一贯看不惯他偏美国派的作风。当他退役时，甚至不能在祖国找到合适的冰场进行最后的演出。不过三四年时间，他们的态度就变得如此不可思议起来。

屏幕闪了几下，电话接通了。

“喂？”那头传来米申的声音，“请问你是？”

“是我。”普鲁申科压抑着喘息声，抑制剂虽然发挥了效果，但远远还不能消除翻滚的情欲。更糟糕的是亚古丁还坚持和他待在一个隔间里，伏特加的味道若有若无地挑战他最后的底线，“我……发情了。”

他似乎听见米申那边杯子打翻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

“你在哪里？”教练的声音听起来远远不止是焦急。

“在转角的卫生间……亚古丁和我一起。”他犹豫着，还是在电话里把实情告诉了米申。他听见米申倒吸一口冷气。

“我没事的，他替我取了临时的抑制剂。可以帮我到包里拿一点个人备用的来吗？”他尽量让自己听上去冷静。亚古丁拖着腮帮子饶有趣味地看着他。

“你知道在比赛前发情意味着什么。”他几乎是残酷地说，从普鲁申科手中接过手机。“不过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每一次比赛你都能做到完美的处理发情期，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了——哦，除了欧锦赛那次。”

普鲁申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两年前的欧锦赛自由滑前，他感到一阵不正常的热潮，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匆匆咽下药片就上场，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发情期的影响，一曲尼金斯基摔的一塌糊涂，把金牌拱手让给了茹贝尔——亚古丁的学生，某种意义上。这件事几乎让冰协震怒，他们讨论着让一个不能控制发情期的omega参赛实在有损国家的尊严，已经有把他换掉的意见提出，甚至有人把他留下的条件定为必须接受他们指派的alpha。多亏上面的某位领导人——他们都不愿意提起他们的名字，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只是下不为例。

但那次意外的发情除了冰协内部人员，公众对此一无所知，虽然媒体也有猜测，但只是不实的传言。大部分民众都认为他只是失误了，仅此而已。现在距离奥运会只有不到两个星期了，他不能在这样的场合出什么意外。

亚古丁叹了口气，真心实意的。

“说真的，热尼亚，你是何必呢？你已经有足够多的奖牌和荣誉了。随便找一个alpha，他们甚至会愿意为了你抛弃妻子。”这不是真的，普鲁申科想，“你把自己逼的太紧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他们主导的，你需要克服的困难比你想象的还大。况且作为花滑选手和一个omega——无论从职业生涯还是第二性别，你都不年轻了。”

他用了“他们”而不是“我们”。

“我或许不喜欢你，但我足够了解你。并且明知取悦他人并非你的天性。”

米申很快来了，脚步如风地走过亚古丁身边，眼神没有半点晃动，径直扶起瘫软在地的普鲁申科。他借着米申的肩膀站起来，跟着他往外走。亚古丁还保持着原来的坐姿，在路过他身边的时候，普鲁申科犹豫了一下，还是回头对他道谢。

他感到米申按在背上的手劲加重了。于是他收回还没出口的话，跟着米申继续往外走。

普鲁申科在凌晨醒来，头顶亮着医院昏暗的灯光，抑制剂通过静脉注射被送入血管，用量之大让他无法从床上坐起来。

他环顾四周，米申不在。估计是替他处理留下的烂摊子了。强烈的歉意涌上心头，是他忽视了自己发情的可能，信誓旦旦地对教练保证只是普通的身体不适。奥运在即，他不想做一大堆耗时间的检查浪费宝贵的训练机遇。而这很可能断送自己的运动生涯，甚至是教练的。

半夜醒来就难以再次入睡了。普鲁申科看着装药剂的瓶子渐渐见了底，床头黄灯亮起微弱的光，走廊那头传来了护士的脚步声。他听见房门被推开，有人来拉床边上的帘子。他决定闭上眼睛假装自己还睡着，避免引发一场尴尬的对话。

“……他这次可能要倒霉了。”他听见护士悄声对身旁的人说，前来换药的竟然不止一个人。“米申把他带出去的时候几乎惊动了整个楼层。他们说专业人员用了好几个小时才消除了昙花香。”

“这怎么可能。”医疗器械乒乒乓乓的响起来，有人正在取下空瓶，“没有人的信息素能做到这样，就算他也不行。”

“是真的。”第一个声音被刻意压低了，但能听出其中的激动，“你说冰协会怎么想？他们已经为他破了无数的例了。按道理参加项目的omega都要强制配对alpha来保证发情期——还记得那个阿伯特和库里克吗？这还算是好的。不少omega退役后都过的很惨——比毕竟他们的alpha还可以找另外的omega。但他却一直都不配对，也没有人逼他。你知道吗，有传言说他和上面的人……”

这个声音被同伴打断了，下面的词句戛然而止。

“嘘！不能乱说。”

手腕上传来强烈的刺痛，普鲁申科连忙绷紧了肌肉，祈祷对方不要发现他还醒着的事实。冰凉的液体再次注入血管，可能是掺杂了镇定剂的缘故，他的大脑很快像是被棉花包裹着，外面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普鲁申科感到自己正在陷入一片没有声音和颜色的虚空。在意识陷入黑暗前，他隐约听见两人走出门时的对话。

“有些时候真的希望自己不要是beta，至少还能闻一闻……”

“你闭嘴吧。没有人相当omega，没有人。”第二个声音恨铁不成钢地强调着。病房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难得一夜无梦。

第二天，太阳照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他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发现教练已经坐在他旁边了。他还穿着俄罗斯队服，应该是刚刚从冰场赶来。他张嘴，却只能发出沙哑的喉音。

“别说话。”米申注意到他，“你现在还在缺水。”

他就着教练的手喝了口温的刚好的水，没有闻到信息素。米申也服用了抑制剂。这个老人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学生出一点意外了。普鲁申科感到一丝暖意。

他闭上眼睛，把呼吸调匀。感到嗓子已经不再干涸的疼痛才开口。

“我要比赛。”他说，又沉寂了一会。“对不起。”

“你没必要道歉。”米申说，“队医疏忽了，我也疏忽了。我们本来应该对你的发情期把关的。”

普鲁申科感到抑制剂控制了热潮，但也让他浑身不舒服。他倚在柔软的靠枕上，让脊背整个陷进去。

“我想出院，回冰场练习。”

米申看起来欲言又止。他眼角的皱纹变得紧张。直觉告诉他一定有什么不妙的事发生了，以至于这个见过大风大浪的老人都露出这样的神态。

“怎么了？”他问。

米申迟疑着。

“虽然亚古丁给你送了抑制剂……但他们还是知道了这件事。离冬奥只有一个月了，而非常规的发情期延续时间无法估计，他们在考虑换替补。”米申说，“并且亚古丁告诉他们发现你发情的事情，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考虑启动特殊程序了。”

特殊程序，不过是强制配对粉饰过的名词罢了。找来一个alpha，给他大笔钱财和地位，甚至标记第二个omega的权利，可以换来一个姿色上佳的名流，所需要的只是对冰协的服从，何乐而不为呢？他敢相信只要有人放出消息，无数alpha就会蜂拥而至，争夺他这只让人垂涎的硕果。

“我可以打抑制剂上。”

他意料之中地看见米申无奈的神色。时间已经到了午后，阳光变得晦涩。这句话不可能收到正面的回应的，他心里明白，只是不愿意承认——无论早晚，现实还是找上了他；无论早晚，他还是要在一生的自由与生命般的花样滑冰里做出抉择。其实也不尽然，他身边好友告诉他只要足够强大就能逃离命运，十六岁的他这么以为，八年过去了，他不得不相信有些时候生活仍然被冥冥之中的某些东西主宰。

就像omega永远无法真正独立一样。

他低下头，疲惫的不想发出任何声音。

“冰协给了我们两天时间答复。”米申说。这已经很宽裕了，奥运近在眼前，这是高层支持者所能争取到的最大筹码，“我不想干涉你，孩子。这是你的选择。”

他呆呆地看着床脚树枝的倒影，倒影无休无止地摇摆着，摇碎了床脚的阳光，碎掉的阳光又好像冰场上飞扬的金发，旋转又落下。他的教练走出了房间，为学生留出思考的空间。又过了三个小时，护士来拔掉了针管，告诉他可以出院了。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提着装着队服和抑制剂的挎包站在医院门口，第一次感到不知何去何从。

**Chapter 2**

“这么说吧——我是个alpha，但我并不介意被一些omega搞，比如叶甫根尼·普鲁申科。”

在闪光灯和震惊声中，约翰尼·威尔满意的扬长而去。

————————————————————

亚古丁正在排练一档综艺节目。

美丽的金发女omega靠在的臂弯，腰肢柔软而灵活。他们随着探戈的音乐划出整齐一致的舞步，女人弯下上半身，他用手臂构造出支撑点，完美地完成了一个托举，女伴落地后稳稳被他圈进怀里，泛着香气的发尾轻轻扫过他的面颊。

“Bravo！”台下响起总监带着浓重俄式口音的叫好声。女伴不好意思地撩了撩金发，露出羞涩的笑容。她就像大多数娱乐行业的omega一样——在表演时挥洒自如，私底下却总是内敛害羞的。亚古丁放开她，扯开领口的两颗扣子，试图在聚光灯下贪图清凉。

“是这样的，亚古丁先生，我们希望您在开头能做一个掐烟的动作……”助理三步并作两步匆匆上台，给他看密密麻麻的手稿，讲述新的动作安排。亚古丁心不在焉地附和着，心里并不完全赞同这些为了突出“alpha气质”而添加的累赘。这大大有损了节目本身的流畅性，却是能给电视台增加收视率的法宝。

他和女伴按照新动作又排练了一次。她很明显地已经累了，细微而压抑的喘气声贯穿了整个过程，但她没有反对——就像大多数的omega那样，忍耐、顺从、任劳任怨。果然加了新的动作后合乐出现了问题。编舞懊恼地扯着本来就不多的头发，在心里暗自咒骂又增加的工作量。

等他终于应付完了一众人，同情地安慰了编舞，走出演播室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空空荡荡的路上一辆计程车的影子都没有，他估算着两三公里的距离，只好准备走回家。好在夜风不是太冷，他刚刚也热的紧。

路边的民居都紧紧拉着窗帘，只有少数几家还亮着灯。时不时传来的摇滚乐飘过寂静的街道。应该是年轻人的派对了。他几乎可以想见那些情景：桌面上散落着空啤酒瓶，披萨盒在地上摊开，安静的omega满脸通红地坐在alpha的怀里，听他们大声谈笑。他也见过性格强势的omega，让alpha们跟随着他们的信息素，为之迷醉痴狂。但那不过是少数，而且往往只是青春年少时一闪而过的绚烂烟火，短暂而美丽。

一阵风吹在他汗湿的贴身上衣上，他打了个哆嗦。

“凌晨新闻：最新消息，关于即将代表国家出战奥运会的叶甫根尼·普鲁申科……”

有一家的客厅电视机还亮着，女主播的声音断断续续飘进他的耳朵。亚古丁下意识地驻足。

“……根据有关人士提供的消息，冰协对昨天出现的意外表示十分不满，这不是一个专业运动员应有的素质，甚至可能影响到奥运会的比赛，有损国家荣誉……”

他不自觉地靠近了那座民居。客厅里没有大人，只有一个金发小男孩坐在地上。他还没有到分化的年纪，但从身形和容貌来看八九成会分化为omega。电视机里的黑发女人絮絮叨叨地播报，莹蓝色的光倒映在他的脸上。

“相比于大家猜测的禁赛处罚，冰协显然对这位功勋卓越的老将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方式：传言说他们将用特殊程序取代禁赛处罚。关于此事的进一步进展，请持续关注本台新闻。”

新闻结束了，屏幕上仍然是那张普鲁申科的比赛照片——是盐湖城的《卡门》，亚古丁几乎立刻就认出来了。那一年人们称赞他是“真正的征服者”，“捍卫了alpha的尊严”，他曾经觉得那是人生里至高的荣耀。

小男孩关上了电视机。来到玻璃前打算拉起窗帘。亚古丁猝不及防和他的视线撞了个正着。有一瞬间他觉得小男孩要叫警察来了。可他没有。

“阿列克谢·亚古丁先生……是你吗？”小男孩怯生生的问。

“是的。祝你晚安。”亚古丁说，对着他露出一个微笑。

“您也晚安，先生。”小男孩说。他拉上了窗帘，屋子里的灯暗了下去。他打开手机，发现一条来自圣彼得堡的未接来电，是陌生号码。他想了想，又把手机揣回了口袋。

夜色依然深沉。

两天有多长？二十四个小时，一千四百四十分钟。如果陷入睡眠，可以轻松消耗掉一半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普鲁申科强迫自己保持清醒。

他问门卫要来了钥匙，彻夜坐在冰场里，灌下一杯又一杯黑咖啡。医生会告诉他在发情期这样不利于健康，但健康不是他此刻要考虑的东西。

为什么要滑冰？

以前当记者这么问，他会回答滑冰于自己如同生命。现在他不得不直视背后的问题——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命？在这个第二性别歧视普遍到不再被当作歧视的世界里，只有在滑冰的时候他才是完完全全的自己，只是叶甫根尼·普鲁申科，而不是笼罩在某个alpha的阴影下，成为可悲的附属品。

况且他的家庭需要支撑，母亲已经太辛苦了——这个beta女人在夹缝里生存，用所有的积蓄送他踏上这条路。

冰场里灯光很暗。头顶的大灯已经关了，剩下四周可怜的一点照明，这点光亮对于跳跃远远不够。他不想再受伤，于是选择了一遍又一遍练习旋转，一次甚至试图拉起一个贝尔曼，在感受到腹股沟撕裂的疼痛时明智的放弃了。

他怀念能拉起贝尔曼的那些日子，尽管它的残酷和美丽一样惊人。

体内的热度再次升腾起来，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拉开背包，普鲁申科掏出一管抑制剂毫不留情地注射进腺体。他重复了这个动作成千上百次，以至于不需要镜子也能精准地找到位置。医生也会反对这个的，他想，太过频繁的注射同样有害健康——但这是存在于长远的风险，远到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到达。

他打开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条拨出记录。对方没有接听。他的手指在按键上犹疑着，最后合上盖子，狠狠把手机一扔，黑色物体划出一道流畅的抛物线，落在冰场中央，四分五裂。

等到天亮时，那些alpha们惊讶地看着原本以为会就此消失的金发青年正滑行在冰场上，连跳优雅轻盈，似乎一切如常。他从他们身边飞速掠过，留下淡淡的香气。

只有米申知道他一定是一夜无眠。

他招手让普鲁申科过来，对方停下做到一半的蹲转，穿过那些alpha的空隙。

“回去休息。”他命令爱徒道。发情期的omega身体本来就不如常人，更何况这几天他经历了太多，一定身心俱疲。他的学生只是扯了扯嘴角，却看不出笑意。

“我的冰刀有点问题，滑弧不行，需要再磨磨。”

再这样下去比赛都比不成了，还磨什么冰刀，米申腹诽。可是他的学生已经自觉的把腿翘到挡板上，动作柔软的匪夷所思。他只好低头帮他磨冰刀。

“再试试。”他说。

普鲁申科向后滑行出去，打算跳一个四周。起跳时轴歪的让所有人以为他就要摔的很惨——除了米申，果不其然，他最后用让人赞叹的平衡能力完美地落冰了。

“现在可以了，回家休息，热尼亚。”

普鲁申科大概也听出来教练是真的有些生气了。他讪讪地挠了挠后脑，乖乖从米申手里接过套子。米申看着他黯淡了不少的发丝，不得不软下脸色，轻轻亲吻了一下他的额角。

“好好休息。”

尽管他对普鲁申科根本不会听话这件事相当明了，他终究要这么说，因为年轻人于他来说不仅仅是学生，更是他从小看到大，如同儿女般的存在。

距离四十八小时已经过去了四十小时。摄影棚里的亚古丁明显心不在焉。他不仅差点把女伴摔到了地上，还跳错了舞步。

“不不不！又错了！”

场下的编舞已经尽力克制，但还是看上去气急败坏，恨不得冲上来把这个玷污自己心血的男人暴揍一通。亚古丁对他道歉，转身向着总监。

“不好意思，我需要一些时间休息。”

总监也看起来心急如焚，碍于身份他还是答应了，尽管不情不愿。亚古丁逃离了舞台，决定去洗手间洗把脸。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已经和自己毫无瓜葛的男人会如此牵动心弦，他们理应早就结束了，更准确的说，是从未开始过。

他几乎在劫难逃。这意味着茹贝尔有更大的机会夺冠。岂不是正好？

冰凉的水珠顺着额角流下，他意识到发型又泡汤了。他的视线仍然因为水滴被阻挡了大半，洗手间的场景被扭曲和放大。他又拧开了水龙头，让自来水劈头盖脸地浇下来。

冷静，亚古丁。他告诉自己，冷静。

身后传来一阵响动。这提醒了他，已经离开舞台太久，他需要回去找编舞再讨论讨论。但还是晚了一步，袭击来的凶猛而剧烈，他被人重重推倒再地上，后脑勺磕到墙角，几乎疼出生理性泪水，他的双手在他意识到之前就被绑在了水管上，一股浓烈的昙花香气钻进的每个细胞里，疯狂地掠夺阵地。

亚古丁突然反应过来，那阵响动是门锁的声音。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整跨坐在他身上，他凑的很近，柔软冰凉的嘴唇几乎紧贴他的耳廓。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情欲。显然没有用抑制剂。

“标记我，廖沙。”

亚古丁刹那以为自己被撞糊涂了。他试图挣脱双手，但绑的很紧，即使是alpha的力道也挣脱不开。

“怎么了？害怕了？”

金发omega轻轻调笑着，恶劣地用唇瓣挑逗他的眼角眉梢。亚古丁觉得神智还未来得及从碰撞中清醒，便被拽入另一个深渊里，甚至来不及思考。

“走开。”他用尽最后的理智说。

普鲁申科不退反进。他整个人都缠在亚古丁身上，好似藤蔓攀上枝干，修长的躯体有力而温暖，腺体恰巧凑在他的鼻腔前，更浓烈的信息素前赴后继地挑战着他的容忍度。对方突然伸手握住他的某处，用刚好的力道抚弄。

最后一根弦终于灰飞烟灭。

去他妈的，他想。一口咬上对方的腺体，立刻就尝到了血腥味。热尼亚在他胸膛上因疼痛而轻微的颤抖，他毫无怜悯地啃噬那一小块皮肤，直到它发红破碎，金发青年的蓝眼睛也湿润了，十指紧紧扣住亚古丁的脊背。他们的信息素结合在一起，在狭小的空间里肆意蔓延。

这不是全部。他要彻底标记他，占有他。但双手的束缚使得他无法动作，亚古丁不甘得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怒吼。

普鲁申科却以惊人的自制力从他身上艰难的退开，他掏出藏在后腰的一管抑制剂，双倍的量，凶狠地扎进自己的脖子里，几乎能听见针头刺穿皮肤的声音。他的脸色尚弥漫着潮红，但神情已经恢复了一贯的淡漠。

亚古丁像是被泼了冷水。他从头到脚都陷入僵硬之中。这是圈套，普鲁申科有他的计划， 他突然明白，他不过是计划里的一个棋子，而他隐约猜到了计划的内容。

普鲁申科瘫软在地，用了将近一分钟才找回说话的力气。

“我要告诉他们，我已经被你标记了，只是靠抑制剂瞒了这么多年。”他说，“反正他们从来没有系统检查过我的标记情况……他们想不到，这说的通。”他的蓝眼睛泛着水光，看起来竟有一丝破釜沉舟，“这必须要说得通。”

“这样就指望他们不会把你送给别人，然后让你去参加奥运会？”亚古丁的声音里透着自己也不曾察觉的冷酷，他又挣扎了一会，手腕上的绳子仍然纹丝不动，普鲁申科露出一丝愧疚，他挪到亚古丁身边，替他解开绳子。

“时间来不及做具体的检查了……腺体标记足够蒙混过关。我已经想好说词了，这是发生在零一年世锦只和你事情，盐湖城连上去也能有合理的解释。我们很久没有见面，我一直靠着抑制剂维持。这次发情期失控是因为突然碰到了你。”

对方忙不迭吐出一长串编造的理由。亚古丁只是觉得荒谬。盐湖城的奥运会是公平的对决，他赢了普鲁申科的依靠不是信息素，而是实力，怎么就变成了alpha的性别优势了？这仿佛是给金牌贴上胜之不武的标签。所以他揉着发红的手腕，直接了当的问他。

“赛后你也没办法蒙混过关的。再说，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撒谎？”

普鲁申科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他也没有想过这一层。一是时间，二是精力。他回去后睡了个天荒地老，做了很多光怪陆离的梦。

“廖沙，我需要参加这次奥运会。我真的需要。”他说，凝视着前师兄深不可测的眼眸，然后有些艰难地吐出词句，他知道廖沙理解自己，尽管他们关系并不好，却是真实的相互了解。他能明白奥运会对叶甫根尼意味着什么，金牌意味着什么，“就算真的……标记我，标记一个世界冠军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对吗？”

你究竟能为滑冰做到什么地步，热尼亚。亚古丁在心里无声地提问，但他不需要回答。因为他知道答案，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人。

想让我离开冰场，你只能杀了我。

普鲁申科没有等待他的回答。他踉跄着站起来，对着镜子整理好衣服，没有丝毫遮掩信息素的味道便步履如风地走出了摄影棚。导播震惊的看着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金发男人和不久后出来的亚古丁，嘴巴大的仿佛可以吃下一枚生鸡蛋。

当天傍晚，在普鲁申科启程去冰协之前，叶甫根尼·普鲁申科被阿列克谢·亚古丁标记的新闻赫然登上了小报头条。

冰协的老头子看到新闻脸都黑了。

普鲁申科坐在质询会的成员面前。白色的墙壁，白色的桌椅，他前方是一字排开的十三名成员，西装革履，神色各异，面前堆着厚厚的资料，他坐在一把有靠背没有扶手的椅子上，面前没有桌子。

就像是一场审讯。

坐在中间的人开始用乏味的语调念他的履历，他听了两分钟，出声打断了他。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更愿意直奔主题。”他说。对方停下来，惊诧地从眼镜上方看着他。

“在你们做出决定之前，我想我有给自己辩护的权利。”普鲁申科不紧不慢地调整了一个更舒服的坐姿，两条腿交叉起来，把隐约发疼的脊椎靠在椅背上减轻压力，“你们担心我的发情期已经失调，会影响我的状态。但相信各位也看到了新闻——”他故意停顿一下，让自己看起来比平常强硬，“它说的都是真的。”

“我可不认为你说的这些有利于你的辩护，普鲁申科先生。”边上的金发女人开口。

“恰恰相反，女士。我认为它证明了一些东西。”普鲁申科面带微笑地看向她，“你们不能否认，即使我是个omega，也仍然是最好的选手，比替补好不是一点。即使让替补参赛，名次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女人的脸上仍然带着疑惑，她皱着眉，眉心形成深深的川字纹。“在世锦赛之后，亚古丁标记了我——对，我确实选择对冰协隐瞒不报，事实上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教练。”他不能让米申的信誉受到损害，“所以在盐湖城，受到信息素的影响，我败给了亚古丁。然后就像媒体喜闻乐见的那样，我们分道扬镳了。”

他不是擅长撒谎的人，但此时无论如何他都要把这场戏演的天衣无缝。即使此时此刻的谎言需要他用此后的人生的无数个谎言和真相来弥补——如果他不成功，此后的人生也不是什么理想的未来。

孤注一掷。

“我们没有见过面，直到前两天的那次意外——是他的信息素引起了发情期的失常。请你们相信，我并没有什么令人担忧的状况，我的身体完全可以参加冬奥会。”

如果我是一个alpha，我还会坐在这里吗？标记和不标记都是我的自由，没有人会因此质疑我的忠诚。他在心里结束了反问。言语对冰协来说无用，甚至反抗也只能点到为止，再多说会引起他们的不快，他只能用金牌证明以后的故事。

“我以前可以在相同的情况下做到，这次也能。”

他结束了陈述，留下十三个人面面相觑。空气突然固结起来。他们显然没有料到这个一向温顺的omega会突然变得咄咄逼人，尽管叶甫根尼·普鲁申科还是那个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可这次他们不得不正视他的话了。是放弃已经被标记的王牌选手选择替补还是做出妥协，他们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

“我们会给你安排一次腺体的快速检查。”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后，中间的老者摘下眼镜，宣布了最终的决定，“如果结果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你可以出征都灵，但必须保证带着金牌回来。”

普鲁申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松一口气。

老者审视着他，神情严肃认真。

“不然我们会以欺诈追究你隐瞒事实的责任。”

“我保证。”叶甫根尼·普鲁申科说。

**Chapter 3**

“说真的，我觉得都灵奥运会我之所以忘记跳了，都是因为热尼亚被亚古丁标记的新闻伤透了我的心。”

威尔托着腮，对兰比尔不满的嘟囔。换来对方一个白眼，模仿的惟妙惟肖。

——————————————————

他在乐声里结束最后一个动作。如释重负。

Clean。

他可以想象电视台会怎么说，说普鲁申科已经被近来的流言击败了，说冰王子不再是王子，而只是垂死挣扎的omega。这也没有全错，这场教父的确气势全无，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妄图重复过去的辉煌般无力。

那又怎么样呢，至少这场比赛里，叶甫根尼·普鲁申科会是冠军。他将拿到第一块奥运金牌。

明亮的灯光照在他的金发上，鲜花和掌声簇拥着他，这样的场景已经重复了千万次，以至于普鲁申科的内心再无波动。他抬起头，看着屋顶外的天穹，似乎有人在说话。

——你有没有想过停下来？

他低头，指尖在胸前划过，是虔诚的十字。

——没有。他对命运说。只要我能站起来，我永远也不会停下。

——即使伤病缠身，质疑四起？

——我将不忘初心，一往无前。他对冥冥中喃喃自语。人群仍然在鼎沸，摄像机拉出一个长镜头，正对着他的面部。但他都感知不到了。他的眼里只有冰场，在眼前无边无垠地延展开来，冰天雪地里寒风在呼啸，好像尼金斯基的前奏，凄切而坚决。

——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能阻止你走下去，叶甫根尼·普鲁申科？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

——总会有的。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俄罗斯！”

广播里传出他的名字，打断了这段对话。下意识向观众送去一个飞吻，少女们又欢呼起来，普鲁申科滑向场边，米申正在那里等他。

“热尼亚，感觉怎么样了？”他给他一个忧心忡忡的吻，递上套子。

不怎么样。但他没有开口。比赛时的肾上腺素屏蔽了感知，结束后那股热潮便更加明显了，只是这是现下最无关紧要的事。他坐在等分区，等待着分数，更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几乎毫无悬念的排名第一。

他听见米申在身旁长舒一口气。鲜花和掌声如潮水般涌来。他看见祖国的国旗在场中飞舞，有观众甚至激动的唱起了国歌。梦想终于实现了，红白蓝三色旗将因为他在场中央升起。有一瞬间他觉得个人的命运也无关紧要。

“回去吧。”米申拍拍他的背。

他恍惚着，跟着米申往场后走。一路祝福不绝于耳，他数不清那里面有多少是真心的。

他们很快被人拦住。冰协的人拿着一张文件。

“我们要带他去检查了。”他们对米申说，话里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

米申皱起眉。“还没有进行表演滑。”他说，丝毫没有退缩，“检查之后需要时间休息，他就去不了了。”

“那无关紧要。”对方说。

“让冠军缺席表演滑？你们的脑子是被亚古丁吃了吗？”米申毫不客气的回击。普鲁申科只是垂着头听他们争论，身上披着稍显宽大的队服。这是报复，他知道，他之前强硬的态度已经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只需要稍微用点手段就能让他的名声一败涂地，他们不过在等待时机，等他拿到金牌，等他实现最后的价值。

“我们已经为你的学生破了太多例了。”来人语气冰冷，“而且是看在别人的面子上，不是你的，米申先生。”

“你们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老人几乎气的发抖，仿佛下一秒就要吼出来，“就是因为他是omega？所以他选择配偶也需要你们来管？你们不过仗着可悲的性别优势，仗势欺人。”

就连普鲁申科也忍不住愣了一下，他印象里老人从未如此失态，即使是踢断他手指那次也没有。他悄悄拉了拉教练的衣袖，怕他再说出什么话来。冰协的人立刻注意到了他的小动作。

“普鲁申科先生。”他把目光转向新的奥运冠军，“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他说。米申惊疑地看着他，想说什么。

“但按照规定，我有权让我的alpha陪在身边。”他抢在米申之前打断他。不敢看米申的脸色。这样他就可以去表演滑。而且有亚古丁在，事情对他至少还有一丝回旋的余地——这一次他愿意把选择权交到对方手里。

对方脸色黑了一瞬，似乎想要征求米申的意见。

“我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力。”普鲁申科又抢在前面生硬的说。对方欲言又止，最终狠狠把文件往手里一甩。

“好。”他说，“好，我们答应你的条件，普鲁申科先生。”

“热尼亚啊……”当冰协的人转身离开之后，米申忧心忡忡的看着他，每一道皱纹里都透露着关切和忧虑。他轻轻拍着普鲁申科的肩膀，眼神看向他的身后。他叹了口气。

“告诉我，你其实没有被亚古丁标记，对吗？”

亚古丁在半夜收到了来信。但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看见。冰协给他定了一张去往都灵的头等舱机票，晚上八点启程。他忍不住在心里暗骂了一声，匆匆赶过去给编导请假。“可你的舞步？”编导脸色不太好看，他只好再三保证昨天只是意外事件。一路踩着油门回去收拾衣服，亚古丁差点撞上过马路的人，对方向他比了个中指，口型不用看也知道意思。

理论上，他已经不再隶属于国家队了，冰协的要求不再是强制性。然而这件事所牵扯的远远不止一个人，还有谎言被拆穿后他需要连带承担的后果。更何况，无论做主持人还是演员，他都顶着花样滑冰运动员的头衔，这让他不得不最终掣肘于冰协。

他撞开空无一人的房门，迅速抽出几件衣服扔进箱子，在合上盖子的瞬间决定再放几支抑制剂进去。

毕竟有备无患。

出门，叫计程车，堵车，到达机场。等他终于乘着红眼航班在黎明前赶到都灵时，天空正下着细雨，太阳还羞涩地躲在云层后不肯露头，只在天际线那里显现出稀薄的鱼肚白来，镶着玫瑰色的边。他拖着行李箱走过溅水的灰色地面，在地毯上留下一条水迹。

冰协派了人来接他。他们穿着深色的西装，面前挂着白色的胸牌。

“亚古丁先生。”为首的人说，替他拿行李箱，被他拒绝了。

周围已经有人注意到了他。窃窃私语声像蚊鸣般在他耳边盘旋。人们投来各式各样的目光，揣测着他此行的目的。从飘进耳朵的零碎话语来看，不少人觉得他是来看omega的笑话的。

尽管他赢了金牌，人们仍然把他当成失败者。

他是个崇尚公正的人，这种氛围让他很不好受。

他坐在VIP休息室里，冰协的工作人员坐在他对面，给他端上一杯咖啡。

“辛苦了先生，多谢您的配合。”他客气的说，带着程式化的微笑。亚古丁敷衍的回应着，目光禁不住被墙上的电视吸引。那里正在重播冬奥会男子花样滑冰的颁奖典礼，镜头从普鲁申科脸上扫过。

他的眼神。

上一次让他印象如此深刻而难以磨灭的还是盐湖城的晚上，十九岁的金发青年仰望着升起的国旗，眼里饱含深情，亚古丁甚至觉得下一秒他就会落泪，然而他没有，他把那些情绪全部埋没在深不见底的蔚蓝中，就像把信息素的波动牢牢束缚在抑制剂里，旁人无从知晓其中是怎样的汹涌波涛。

但亚古丁知道。

就像他知道如今的普鲁申科已经不再是那个心比天高的桀骜少年，他宁愿把自己低到尘埃，以此去换得至高的神圣荣耀。他注视国旗的眼神里依旧是少年的赤诚热血，即使被现实磨平了棱角，也不能阻碍廖沙看见里面的熊熊烈火。

他被咳嗽声拉回现实。

“这是我应该做的。”亚古丁回答，特意加上一句，“为了我的omega。”

这样的回答显然让对方感到意外。于是他试探着向亚古丁提问。

“但我听说您和普鲁申科先生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声音越来越低，后半截的形容词被他颇有深意的略去了。果然是社交场上的老狐狸，他们从来把主动权交给对面的人，然后螳螂捕蝉，等他们自己说出真相。

“这是我们的私人问题。”亚古丁疏离的回答，多年的经验让他不至于落入这种小儿科的圈套。他的视线在棕黑色的苦咖啡里逗留了一会，又重新回到电视上。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现在又在重播都灵的表演滑。是《Tosca》。小提琴家在他身边拉琴，这个beta在一段时间也被小报臆想为普鲁申科的绯闻男友。

落地窗外的雨已经停了，天还是阴的。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他问。这场闹剧应该结束了。

“现在，如果您愿意的话。”

普鲁申科在宾馆估算着时间。亚古丁的飞机在四个小时前就已经落地，到这里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应当是被什么耽误了。他百无聊赖地叹了口气，趁着保安不注意注射了今天的第五管抑制剂。

某种程度上临时标记实在是有害无益，这大大加剧了发情期的反应，更何况他的alpha还不在身边。

宾馆里的条件不算差，布置却十分单调，让人想起用于审讯高官的房间。当他完成表演滑后冰协就把他带到了这里，甚至和米舍也隔离开来，好像他们会串通什么事情似的。老人愤怒而担忧地看着他，表示了抗议，最终还是只能恨恨离开。

他们算是多虑了。alpha和omega之间的标记无法伪装，更无法伪造。而他确实没有被标记。米申正是因为猜中了这一点才担心他的安危。这本该是风雨欲来的时刻，他却难得的平静下来。

把这里当做人生的句号，对冰王子的职业生涯来说已经足够完美。他战胜了那些alpha，让冰协哑口无言，人们送给他欢呼和掌声——他实在想不出来一个omega还能做的更多了。

更何况至少他不能让亚古丁为了他承担罪责——尽管他讨厌他。他不想牵连任何人，尤其是让别人为了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

普鲁申科放任自己陷进柔软的大床里，让棉织品包裹着他伤痕累累的身躯。好累，他迷迷糊糊的想，是时候睡一觉了。在太阳完全升起前，还可以在梦境里流连一会儿。

他最终没有成功陷入睡眠。半梦半醒的时候，他被一双手不算温柔也不算粗暴的摇醒，正对上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伏特加的气味钻入鼻腔。

“廖沙？”他揉着眼睛。

“是我。”亚古丁看起来咬牙切齿，他往床上一坐，床垫瞬间塌下去一块。他闭着眼睛，好像不愿意面对现在的状况。

“你说怎么办。”他说，“我配合你演戏，现在被你拖下水了。”

“没关系，廖沙。”普鲁申科开口，声音仿佛早有准备似的胸有成竹。他的一只手搭上棕发男人的肩膀，柔和却不带半点情欲。床边的alpha看见金色的头发遮住了两侧的面颊，蓝眼睛明亮的惊人。

他突然笑了。

“你给了我我想要的，现在拿走吧。”亚古丁竟觉得这种语气平静的让人悲伤，好似风暴后一片死气沉沉的大海里最后的诀别，“那些能让你免责的东西。”亚古丁还未来得及思考他的意思。

“我在想，上帝对我说，是时候告别冰场了。"

他的声音不大，在亚古丁心里却惊起炮火般的轰鸣。 他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尽管他的离开对普鲁申科来说也同样突然。可这是普鲁申科，叶甫根尼·普鲁申科，那个把滑冰视作生命的人。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完成了第一个四周跳，是唯一一个战胜了第二性别，赢得奥运冠军的omega，天赋过人，资质上佳，更是固执的让人咂舌。他怎么可能，怎么可以放弃？他是有伤病，但那不妨碍他做四周跳，不像自己，被枷锁桎梏着再也无法踏上赛场。他怎么敢就这样放弃对自己来说如此奢侈的一切？

这不公平。如果叶甫根尼是这样的人，他不值得上帝给他的机会。

愤怒让他想给金发青年一拳，他也确实这么做了，“懦夫！”，他听见自己大吼。等普鲁申科倒在地上喘息，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

“对不……”道歉在他的喉咙里噎住。我凭什么要道歉？他想。他活该，他说了要放弃，他活该承受这个。

于是他收回道歉的表情，一把拽住普鲁申科的领子把人从地上揪了起来。他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告诉他。

“我会标记你，彻底标记你。热尼亚。尽管我他妈一点都不想。”他说，“我帮你逃脱责任，让你参加比赛，不是让你退缩的，当个只会伤春悲秋的懦夫。”他几乎在低吼，“你给我证明，给我证明你值得我阿列克谢·亚古丁把你当成对手！”

普鲁申科偏着头，冷静地看着他。

“我是那个让你有机会拿奥运金牌的人。所以你给我比下去，只要你还能站着，就给我比下去。这是交换的条件。明白了吗？”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保持了一个姿势很久，直到亚古丁手臂发酸。他重新露出那副坚定而无所畏惧的表情，是属于冠军的表情。

“成交。”他说，主动吻上了亚古丁的双唇。

**Chapter 4**

“你觉得热尼亚会怎么样？”兰比尔问。

威尔的脸色突然沉下去了，他难得地真心实意地叹气，勾出一抹苦笑。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omega能够逃离既定的命运，虽然我无比欣赏他，但也找不到理由把他排除在既定之外。。”

————————————————————

普鲁申科在半夜醒来，床的另外半边是空的，没有廖沙的踪迹。

那次仿佛例行公事却带着凶狠意味的标记后，他说就通过了冰协的检查——代价是卧床一周。至今那些冰冷器械在体内搅动的感觉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噩梦。热尼亚和廖沙，好像真的成了普鲁申科谎言里所编造过的那样，有的只是生理上的联结，剩下的只有用量愈发增加的抑制剂。

昨天他听到传言，冰协打算让他退役了。并不算意料之外的结局。对于花样滑冰这种如烟花般短暂的运动来说他的确已不再年轻。

但廖沙在他心里放了一把火，重新点燃了灰暗的希望。曾经他以为奥运会就是人生的全部，但亚古丁强迫他扭过脖子看着更远的地方。

看，你要做的还有很多。

他对他说。

我能做的还有很多。

他对自己说。

糅杂了绝望和不甘的苦涩又在深夜里漫上来。普鲁申科感到自己是一个做出了承诺却无法履行的骗子，尽管承诺实在来的缥缈虚无，并且这也不是他的错。

我要复出。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复出。

用一辈子的标记只换一年的奥运金牌？这未免也太便宜亚古丁了。

揉了揉酸涩的眼睛，他翻了个身，背对着窗外的路灯，准备入睡。那些独属于夏夜的蝉鸣和蛙声仍然还在沉睡，这里只有无穷无尽的寂静。发情期的燥热仍然陪伴着他，但普鲁申科已经习惯了，出乎意料的，omega对自己alpha所拥有的本能的依赖被他克服的很好，也许是习惯于克制的缘故。

迷迷糊糊地，睡意涌上来，他再次陷入梦想。

“热尼亚。”有人叫他的小名，他睁开半只眼，“醒醒，你发烧了。”

他下意识地看向床边，没有人在。

“热尼亚，你要水吗？”他转过头，床边依然是空空荡荡的。

他从床上坐起来，发现自己在以前的卧室里。身边还有一张床，床上的被子叠的整整齐齐，床单一丝褶皱也没有，看不出人的痕迹。

他下床，脚底触到冰冷的地面。普鲁申科惊觉自己的身形变得瘦小，好像只有十二三岁。他伸出手，看见苍白纤细的手指。

四周都雾蒙蒙的，蒙着一层浅浅的白光，仿佛被尘封了许久的老家具上蒙着灰尘。门外传来响动，由远及近，是两个男孩追逐着的脚步声。

吱哑一声，门开了。两个男孩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手里拿着足球，一个棕发，身形较高，另一个略矮一些，看起来还很瘦弱。

“廖沙最没用了！”那个金发小男孩肆无忌惮地嘲笑年长的同伴，“长着一身肌肉，却连球都进不了！”

他立刻认出来，这是童年的亚古丁和自己。但他对这段记忆几乎毫无印象，甚至分不清这究竟是否真的发生过。

小亚古丁看起来气急败坏，他用力揉着被汗水浸湿的棕发，气呼呼地踢着床脚。

“等到后面就不一样了！”他报复般的说，“你会成为一个omega，到时候我会标记你！”

“我才不会分化成omega！”小普鲁申科急的跺脚，他冲上去揪住师兄的衣领，“我会成为alpha！比你更强！”

亚古丁的脸离他很近，近到墙边的他似乎能感受到热气呼在脸上，炽热，有些潮湿。那时候的小普鲁申科还没有分化，感受不到波动的信息素，可是他能。而那绝对不仅是愤怒，还有暗自的揣测和悸动的期待。

他空咽了一下。

四周的场景迅速褪色，留下一片白茫茫的荒凉，两个少年的身影很快消失了。又有人在喊他。

“普鲁申科先生！醒醒！”

“叶甫根尼！”

“热尼亚！”

那片白茫茫的光又变了，变成流动的光影，是头顶移动的白炽灯。刺鼻的消毒水味提醒他正身处何方。普鲁申科想动一下手指，被缠绕的管子拦住了。

“他睁眼了！”

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惊喜的向身后喊，那应该是米申，虽然他不能转头，那股令人安心的森林的清新气息仍然熟悉。脚步声簇拥着他，医疗器械彼此碰撞着，身下的轮子因为快速滚动而颠簸。他感到自己是大海上的小舟，在波涛里起伏着。

他被推进特殊的监护室，大门啪地一声合上，药物开始注入血管。头顶上灯光亮起来，心电图开始发出单调的声响。

“是上次检查造成的感染没有及时发现，加上他的alpha不在身边，造成了信息素紊乱……”

“可这种对alpha的依赖性不大多在刚刚标记的伴侣身上发作……”

“谁知道呢，总之不管我们的事……”

医生们的谈话传进他的耳朵。他咬着牙和镇静剂抗争，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必要，只是他不想再次睡过去而已。

“他的心跳有点快……要不要……叫alpha……”

“……已经叫了……正在……”

普鲁申科听不清了，最终生理上的困倦战胜了心理上的顽固，他又睡了过去。

他是被伏特加的气味唤醒的。一种亲切和舒适的感觉瞬间席卷了大脑，连面部表情都不自觉的地柔和了下来。信息素的主人坐在床边，握着他的一只手，温度灼热却不烫人。

“廖沙？”

普鲁申科有点懊恼。为什么每一次的见面总是以亚古丁叫醒自己开始。亚古丁看起来淡淡的，没什么反应。

“他们说这样有利于你的康复。”他依然握着他的手，没有放开，“那次检查后续恢复没有做好，感染了。”

“我知道。”普鲁申科说，“我听到医生的谈话了。”

他们相顾无言。能感受到对方脉搏的跳动。

过了许久，普鲁申科决定当那个打破沉默的人。

“我梦到了……”

“我也是。”亚古丁打断他，他看着身后的白墙，“我不敢问人，自己查了书，刚刚标记的……配偶，有时会出现感应。”

他吐出这个词的时候很艰难，像是在下决心。普鲁申科觉得那股一直缠绕着自己的燥热感下去了很多，只是仍然虚弱。

“哦，这样。”他说。

沉默再次笼罩了他们。

反正也没什么力气转头，普鲁申科索性看着亚古丁的侧脸，对方没有回视。他看起来没怎么变，普鲁申科想，不过气氛有点尴尬了。

“你知道，他们打算让我退役了。”他没话找话。

亚古丁终于低头看着他。

“看来你标记我的交易也得告吹了。”

“别那么说。”亚古丁开口，他的声音听起来竟然有些哽咽，普鲁申科觉得或许是错觉，“别那么说。”

“我标记你不仅仅是为了那个，普鲁申科……热尼亚。”他有力的身躯凑上来，普鲁申科被alpha的信息素包围着。亚古丁却没有进一步动作，刚刚好停在那里，前额散落的发丝轻轻扫过普鲁申科的额头，“总之……好好休息。”

Alpha又从他身边退开了，坐在椅子上，仍然握着他的手。普鲁申科没来由地觉得空空落落的，但落在双眼前的抚摸很快让他觉得踏实。

“睡吧。”他听见廖沙说，“再睡一会。”

化验通知单和医嘱在三天后送到了亚古丁手里。作为他的alpha，现在他是亲属——也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位通知人了。他站在走廊上，惨白的灯光照亮了手中的文字。

还好，所幸没有大恙。不过漫长的恢复过程恐怕有热尼亚好受的了。

他回到病房里。普鲁申科正在剥开一颗糖，他把糖递到嘴边，糖纸被顺手揉成团丢进了垃圾桶。经过这几天的相处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像起初那么僵硬，普鲁申科甚至愿意摘下冷淡面具，时不时冒出几个哭笑不得的问题，比如：

“呐，廖沙，alpha发情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一般很快就会察觉到自己的失言，意识到他和廖沙还没有那么亲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是互相厌恶的。笑容会从他脸上消失，他往往低下头，用头发掩饰发红的耳根。

这一次他看见了亚古丁手里的文件，神情瞬间紧张起来。

“阿列克谢？”他问，到现在他也会刻意不让自己喊他的小名，仿佛那样会让他失去理智，“结果怎么样？”

亚古丁走到床边，把东西轻轻的反扣在床头。普鲁申科也没有伸手拿，只是轻轻瞥了一眼。

“再晚一步就有事了，不过现在没事。医生说你必须要静养，定时吃药，半年内不能用抑制剂，半年之后也要少用。”

他可以看见普鲁申科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

“廖沙……你在开玩笑，是不是？”

亚古丁面无表情，倒不是强装冷静，只是事情来的太突然，他也来不及反应。所以他只是对床头柜上的东西耸耸肩。

“你可以自己看。”

普鲁申科几乎是抓起文件，纸张很快变得皱巴巴的。他快速地浏览，起先是不可置信，然后很快冷静下来。

“我知道了。”他说。

“你或许应该回家收拾收拾，搬来莫斯科和我一起住。”亚古丁说。

“不。”普鲁申科干脆利落地拒绝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亚古丁开始觉得他固执的可笑了。

“你自己的事情？那你有没有想过发情期怎么办？你已经被我标记了，不能随便到大街上找个人解决。”

有一瞬间他觉得普鲁申科看上去有些受伤，那那只是刹那，短的让人怀疑是幻觉。

“忍一忍就过去了。”普鲁申科说，“我们的交易到此为止。没必要继续纠缠下去。”

“热尼亚……”亚古丁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为一个过去的死敌这么操心起来，“你的发情期还不规律，而且需要人照顾……”他越来越感觉自己的话奇怪了，但还是说了下去，“你一个人是不行的。”

普鲁申科看着他，脸色依然因为虚弱而苍白，他把视线投向窗外，一缕阳光透过树杈落在白色的床单上，映亮他的半边面孔。然后他开口，声音不大，说出的话却让亚古丁忍不住思考他平静的外表下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才能毫不避讳的，如此直白的揭开陪伴了自己二十年的伤口。

“不能这样。”他静静的说，“我不滑冰了，但我还是离不开你。不，不能这样，我不能成为你的囚徒，或者任何一个alpha的。”他抬起头，金发从脸庞划过，灿烂的好像圣彼得堡的阳光。

“我是自由的，阿列克谢·亚古丁，你记住这一点，不要试图干预我的生活。”

亚古丁站起来，差点掀翻了椅子。他也不是示弱的人。

“不行。”他说，对方禁不住露出诧异的神色，那双冰蓝的眸子张的开了一些，“我小时候说过要标记你，现在也的确这么做了。”他语气里有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强硬，“所以现在我有义务做这些。跟我走，热尼亚。”

他的神情很快柔和下来，亚古丁伸手，手指穿过omega的金发，光滑如缎面的发丝流过指缝。普鲁申科没有表示反对，于是他抓住这份难得的亲近，好似用毕生的真诚在请求。

“和我走，热尼亚。和我走吧。”

普鲁申科最后还是拒绝了，他选择独立迎接第一个没有抑制剂的发情期。他一天天在日历上打钩，每天测量体温，每隔三天给医生汇报一次情况。这份努力收到了成效，时间算的很准，所以他能够在第一波热潮来临之前锁上了门窗，闭紧了所有窗帘。

发情期，是一个如此陌生的词汇。

他多少经历过一些，在冰面上跳跃的时候他会忍不住陷进毫无来由的缠绵的忧郁里，脚步不再坚定，这时候他就意识到发情期就要到了，还有一些时候是在练功房里，某个地方突然涌上热流。

但他总能够找到抑制剂。它们被米申放在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用标签贴好，上面写着不同的强度。所以他几乎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发情。曾经不止一个医生警告他这对身体的坏处，米申动摇了，可叶甫根尼没有——花滑运动员的生涯太短暂，他不认为自己会滑到副作用发作那一天。以后的事情就留给以后，他对教练说，现在我只想赢。

但米申还是限制了他的份额。教练带着红着脸的少年去专门的用品商店，教他各种可以用来在发情期抚慰自己的方法。后来这个任务给了萨沙。但年纪稍大的omega犟不过他，慢慢演变成了两个人偷偷跑到医院，用亚历山大·阿伯特的名义开抑制剂处方，再给普鲁申科用——那时的萨沙已经和库里克结为伴侣了，所以伊留什卡就光荣的承担了望风的义务。后来米申知道了，恨不得冲到塔拉索娃那里给库里克一顿好看。

无论如何，这么多年下来，叶甫根尼·普鲁申科不是社交的高手，但绝对是偷开抑制剂的个中翘楚。他不想隔一段时间就被困在房间里，浪费宝贵的训练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他躺在床上，面对一波又一波涌上来的情欲，像一个第一次经历发情期的omega一样不知所措又惊恐万分。

他拉住床单，听见被子被扯破的声音。多亏运动员良好的自制力才没有干出什么其他事情来。信息素的味道充满整个卧室，整个住宅，他开始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左领右舍了。

他在燃烧，从里到外地燃烧，燃烧他的不仅仅是情欲，还有痛苦，还有因为信息素分泌而导致的绝望——他曾经有过的那些情感，甚至微小到他自己都不曾察觉的，被无限放大。不甘，愤怒，渴求……它们折磨着他，好像在质问他为什么要让这具躯体经历这一切。亚古丁的脸在眼前出现，次数多的不正常。

没有解决办法了。他已经被标记，除了他的alpha，没人能终结这份痛苦。和此前的无数omega一样，从被标记的那一刻起他就被丢在了荒岛上，等着alpha的救赎。

普鲁申科喘息着，强行捱过了第一波热潮。他出了很多汗，几乎脱水。房间里的饰品都偏离了原来的位置，地上还散落了一些碎片——他不记得自己干过这些事情。他灌下一杯凉水，颤抖着的手把水溅到下巴上和衣服上。镜子里映着眼睛里的红血丝和黏在额角的金发。

他最终还是拿起手机，不管是不是发情期冲昏了理智的缘故。

“阿列克谢·亚古丁，你给我滚过来，现在立刻马上。”

他对着话筒，凶狠地命令。

几乎是同一时间，客厅里响起东西被撞翻的声音，一阵乱响。他转过头去，看到了亚古丁站在卧室门前，脸憋的通红。应该是打了抑制剂，不然这种时候没有alpha们能保持冷静。

“萨沙找了库里克，库里克让我在这等着……”他试图解释。然而普鲁申科的大脑根本容不下什么复杂的人物关系了，伏特加的气味让他发狂。他冲上去，一把扯开alpha的衬衣，扣子噼里啪啦落了满地。亚古丁深深吸了一口气。

“阿玛尼的衬衫……热尼亚。”亚古丁一把轻易地拦腰抱起omega，怀里的身体轻的恍若一片雪花，“你最好不要后悔。”

**Chapter 4.5（by 999治不好的拖延症）**

“阿玛尼的衬衫……热尼亚。”亚古丁一把轻易地拦腰抱起omega，怀里的身体轻的恍若一片雪花，“你最好不要后悔。”

当被omega散发的信息素引诱得一同陷入发情状态的alpha说出这样的话是，普鲁申科认为他会被重重的摔在床上，然后又是一番解决生理需求的互相发泄，但实际上，亚古丁没有。

他被轻易地拦腰抱起，又同样以轻柔地动作给放在床上，带着热度的身体附了上来，灰蓝色的眼睛牢牢地盯住自己，渴望、愤怒、怜悯、疼惜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混合在这双眼睛里，普鲁申科无法忍受被这样看着般的偏过头去，手臂却顺从本能地乖乖缠上亚古丁的脖颈，两个人脸颊贴着脸颊，双方都看不到对方的表情。

“廖沙，给我。”

普鲁申科这句话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后面一切都开始顺理成章。亚古丁利落地脱下已经报废了的衬衫，然后伸手拽住对方睡衣的领口，将碍眼的衣物给剥下。普鲁申科也不甘落后地伸手除去亚古丁的衣物，当他刚刚解开皮带，面前的alpha已经将他宽松舒适的睡裤给扒了下来。

omega的本能让他有些畏惧强势的alpha，所以当亚古丁扒光他的衣物手掌扶着他的脑袋咬上脖子后方的腺体将信息素注入其中的时候，他颤抖着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抱上对方的腰承受着信息素带来的天性上的影响。

“躺下来，抱好大腿。”

接下来亚古丁要求他都无法拒绝，这就是omega对alpha的百分百的服从，这就是他一直要在冰场上拼搏努力想要摆脱掉的命运，这就是他以为在他获得金牌后会解开的枷锁。他平躺在床上为身前之人分开双腿，抱紧大腿根部任人宰割。是他太过天真，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既定的事实，幻想自己可以自由的掌握自己的未来。

终究还是，不可能。就像自己的第二性别无法改变，就像获得再多荣誉也无法改变，就像他和亚古丁之间的关系也一样无法改变。哪怕他们现在做着世界上最亲密的事，宿敌还是宿敌。

普鲁申科闭上双眼，打算以沉默的方式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性事。他以为他会像前四次一样继续得到一场例行公事般的凶狠性爱度过这几天发情期，固定的活塞运动，沉默的交合，同样的也会是一样毫无干涉的感情联系，仅仅拥有的是生理上的联结。

当普鲁申科尽力忽略掉内心不知道从哪儿泛上来的酸涩感时，亚古丁这次的动作却极尽轻柔又充满着安抚意味。他缓慢地释放出伏特加味的信息素，醇厚的酒味和浓郁的昙花香味纠缠到一起，闻到自己专属alpha带着安慰的信息素，omega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这时亚古丁低头亲上了普鲁申科。这和以往每次意乱情迷之时情不自禁的亲吻不一样，他俩这次只是简单的嘴唇触碰上了嘴唇，浓厚的味道包裹住了两人，两颗心仿佛也在渐渐靠近，他们似乎从中感受到了对方的情绪。

普鲁申科猛地睁开眼睛从这种安心的气氛中惊醒过来，他条件反射性的绷紧浑身的肌肉，有些惊疑地盯着亚古丁，随后又放松下来重新闭上眼睛偏开脑袋。

“没必要这样，廖沙，只是责任而已。”

因为闭着眼睛，他错过了对方因为自己的话语一瞬间有些黯淡的眼神。但对方也未提出反驳，亚古丁清楚的明白现在二人之间的关系定位，只是合作伙伴。

这一次发情期好像又变得和前面四次一样，alpha沉默的将自己已经硬挺的性器抵进了omeg为发情早已做好润滑准备的后穴。omega因为进入而不受控制地发出绵软的呻吟，他松开抱住大腿的双手，手指抓上了alpha身上紧实的肌肉，纤瘦修长的双腿无处安放，只得缠到亚古丁的腰间。这样的姿势更加方便了对方的活动，他将手撑在普鲁申科的耳侧，下身前后摆动着快速地操弄着身下之人温热紧致的后穴。普鲁申科被顶弄得不断移动着，肩膀撞上了亚古丁的手臂，随后被钉死在床上，承受着来自alpha凶猛的撞击。

他拽住亚古丁先前被发胶固定好的棕色毛发，将原本精心打理的发型给抓得乱七八糟，但他俩已经顾不上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了，哪怕在这个发型上花上了起码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已经陷入了欲望的深渊，在性爱上的高度契合甚至都会让两人暗自心惊。

普鲁申科的意识开始有些发昏，本就是在发情期的他能够强忍到现在不哭泣着祈求着亚古丁更加用力的操弄他，将精液射给他，粗鲁的虐待他已是难得，他只能控制着自己只是发出无意义又破碎的喘息，而不是将这些甜美的呻吟转换为毫无底线的要求。

他下意识用双腿夹紧了亚古丁的腰部催促他的动作，并在对方要抽出的时候努力收缩着后穴进行挽留，他虽然控制着言语，他的肢体动作都暴露了此时他有多么渴望。亚古丁察觉到了普鲁申科的心思，恶劣地用性器碾压着早就熟悉透了的敏感点，激得omega更加高昂的呻吟，近乎尖叫般的宣泄出他的愉悦。房间里一时只有不间断的呻吟伴随着肉体的拍打声，中间夹杂着几下压低了的粗喘。

金发的猫咪微眯着眼睛，眉头因快感而轻轻皱起，面上泛起潮红，双唇微张着，舌头还时不时舔舐下嘴唇，濡湿有些干裂的皮肤。亚古丁牢牢盯着身下之人的面庞，这人唯有在这个时候对他才不是一副冷漠的神情，但是这些还不够，他还想要看到更多，他甚至想看到他崩溃得哭出来哀求着他，眼角泛着泪花，鼻尖发红的样子肯定很美。

“廖沙……别这样，别停，继续给我……”

“求我。”

亚古丁抓紧普鲁申科的双手不允许他抚慰自己，同时又在快速的抽插后故意停下来缓慢研磨着肠壁，甚至特地避开敏感点。这让快到顶峰的猫咪备受折磨，他将双手捏成拳，又松开，想凭借手心的痛感忍过这难捱的时刻，可惜终不遂人愿。他讨好般地努力收缩后穴按压着占有自己的性器，大腿内里磨蹭着对方的腰侧，不再坚持着开始的绝不出声请求，开口要求对方。

“求你，廖沙，求你给我，用力艹进来，全部射给我，廖沙，求你了……”

普鲁申科崩溃了，再多的努力也躲不过生理上的弱势，当第一个单词吐出口时，他完全放弃了抵抗。止不住的泪水从眼角滑落，他哭泣着哀求亚古丁，像每一个陷入发情期的omega一样毫无尊严的哀求自己的alpha，乞求着能够获得灭顶般的快感，能够被alpha的精液射满整个生殖腔。

“如你所愿，热尼亚。”

亚古丁露出笑容，他如愿的看到了身下之人不同往常唯有这时只有他能看到的神情，他奖励地亲了亲普鲁申科的额头，下半身以温柔姿态相反的方式给了对方一直渴望着的。omega尖叫着高潮，后穴分泌出更多的肠液包裹着性器，高潮过后四肢软软地挂在alpha的身上，像个乖巧的性爱娃娃一样承受着凶猛的撞击，为他的主人发出他想要的声响。

这让亚古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下一秒更让他惊讶得说不出来。他看着已经意乱情迷神志模糊的人，热尼亚居然为他打开了生殖腔。

虽然只打开了一点点，但是这是不是代表着，他开始慢慢接纳了他的存在？

“廖、廖沙，我不想怀孕……”

生殖腔口被不断撞击，裂缝似乎下一刻就会被撕开的恐慌拉回了普鲁申科一丝清明的意识，他挣扎着想要躲开马上要被刺穿的恐惧。这一瞬间，他想起了米申沉重的表情，冰协官员满脸的嘲讽，无处不在的狗仔伸过来的话筒，还有那些普通民众提起这个奥运冠军八卦的神情。没有人在乎他以前的荣耀，没有人还记得他为他深爱的国家赢回来的荣誉，他现在只是一个被前宿敌标记的omega，甚至还为这个alpha怀了孩子。

亚古丁被他的要求说得一愣，他看到了那双马尔代夫海洋一般的蓝色眼睛里蕴含着的化不开的悲哀，只一眼他便明白了那些未尽的隐喻。

他叹了一口气，又抽插了十几下，强忍着成结的欲望，抽出性器将精液射在了体外。

亚古丁将为了备战冬奥会而减肥所以轻到不可思议的人抱到浴室做了清理，又将明显已经很疲惫的人轻柔地抱回床上，略显亲昵地揉了揉他依旧灿烂的金色头发，吻了吻他的脸颊。

“先好好睡一觉吧。”

**Chapter 5**

九年前，当萨沙·阿伯特再次因为伤病躺进手术间的时候，年轻伊利亚·库里克担忧地站在门外。他不能失去自己的omega，却也不想让他失去他所爱的生活。

————————————————

当我不能滑冰了，我就一无所有。

普鲁申科从未觉得如此真切过。

康复的日子漫长而单调。他不愿意和亚古丁的生活纠缠在一起，因此他只在发情期过来，度过几个温存的夜晚，又在天亮时离开。普鲁申科疲于应付朋友们蜂拥而至的问候电话——分不清多少真心和多少假意。三个月半以后，媒体终于耗光了全部的耐心和善意，他门口的草坪上开始出现鬼鬼祟祟的狗仔队，手机里开始出现电视台的短信。

他们在关注他，关注他作为一个omega的生活，没有抑制剂的发情期。那些医疗报告理所当然的泄露出去了，反正也没有人指望它们能被保密。他们不放过这位前运动员生活中的蛛丝马迹，尽管他三个半月里几乎没有出门。当第四个发情期来的时候，他忍不住打电话给亚古丁，让他不要过来了。

“媒体不会放过我的。”他说。

但亚古丁还是出现在了他的门口。只是这一次不像前面那么自然而愉悦了。他感到自己身处于聚光灯中，与生俱来的第二性别又是那么可恶。

当他们做到第三次的时候，“你爱我吗？”他忍不住脱口而出。

亚古丁沉默了，他停下来，从他身体里退了出来。于是普鲁申科立刻就明白了，无论粉饰的多么冠冕堂皇，这底下都不是爱情，而是责任——是对方对omega的一点施舍罢了。

亚古丁是他唯一的救赎。而他于亚古丁不过可有可无。

不过半年都不到，人们已经忘记了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在赛场上取得的不可思议的辉煌。他们只记得他是个被以前的宿敌标记了的omega，这沦为茶余饭后最受欢迎的谈资。

“说真的，大部分不关注体育的人根本不在意他获得了多少金牌。”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有路人在接受采访，“有故事就够了。”

他重重关了电视。

后来普鲁申科还是忍不住去了冰场，套了件灰色的连帽衫，把脸隐藏起来。滑冰的大多是些孩子，还有教练们。那些滑行的小孩子大多数都是alpha，也有几个omega，他不禁思考未来这些孩子会去到哪里。

一个omega小男孩正在练习阿克塞尔两周，他向后滑行，转身，起跳，落地。冰屑飞舞。

“还是有点存周……你要这样……”他的教练滑上来给他示范。是个Beta的褐发女人，利落地绑着马尾辫。她给小男孩纠正了一会动作。“再来一遍。”，她命令。小男孩又做了一次，显然有些急躁了，转体时轴心变化了好几下，最后膝盖狠狠撞在地面上，裤子膝盖处留下两片深色的水渍。

女人焦急地过去，检查他有没有受伤。她挽起孩子的裤脚，看到大片的淤青。眼里透露出心痛和关切来。

“你应该考虑一下回学校了，安东。”她叹了口气，“你的父母很固执，但你的第二性别实在不适合练习跳跃，力量不足。”她说。小男孩的脸红了，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教练见状揉了揉他的脑袋想安慰他。

普鲁申科最终无法做到袖手旁观。他尽力让自己远离这些会被媒体拿来做文章的事情，但他神使鬼差般的滑过去，在小男孩身边蹲下来。

“在落地时，要保持转体，不能立刻停下。”他用手势示意，“明白了吗？再来一次吧。”

小男孩惊诧地看了他一眼，一时之间来不及认出这位奥运冠军。他很快就满怀期待地再次准备跳跃了。这时候那个棕发女人站了起来，和他并肩而立。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你。”她看着自己的学生怀着忐忑的心情起跳，完成了一个漂亮的2A，正兴高采烈地欢呼着，“太多的希望只会让他们的未来更灰暗。”

“他们不需要成为我。”他回答，“他们可以变得比我更好，好得多。”

那个小男孩跌跌撞撞地冲过来，向他道谢。

“不用谢。”普鲁申科蹲下身，替他系紧有些松动的鞋带。“只是要小心，不要受伤。”

褐发的教练拉着孩子远去。他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几下。普鲁申科把它掏出来。

“你去了哪里？怎么不在家？萨沙和我做了晚饭带来，库里克一会就到。你的身体不能乱跑，快回来。”——廖沙。

他盯着屏幕看了许久，直到眼睛发酸，按下了删除键。

六个小时后，他行走在夜晚的街头，圣彼得堡灯光迷蒙，像是缠绵悱恻的情人在耳边低语。 大量的咖啡因让普鲁申科在深夜也毫无倦意。手机的电量早就耗光了，这对他来说也是难得的宁静，不用再去面对伊利亚、萨沙和廖沙三人轮番的电话和短信——他理所当然的不想交流，却也为此感到内疚。

夜空开始飘起浓雾，雾气渐渐凝结成微小的水珠，开始下雨了。

他没有带伞，只能站在书报亭的棚子下。所幸雨不大，他的衣服不至于因为飘落的雨滴变得湿透，但即便如此还是很快潮湿了一层。老板正准备关门，忙着摞起层层叠叠的书报，墨香钻进普鲁申科的鼻子里。

“没有带伞吗？”老板热心肠地询问陌生来客，”我有一把多余的，你拿走吧，不用还了。这么晚还不回去会冻生病的。”

他不忍心拒绝好意，拿起了对方搁在柜台上的雨伞，入手有些灰尘，想是许久没有打开过。这样一来他便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里了，只能硬着头皮走入雨中。那把灰色的伞不大，还是有水雾飘在身上。这座城市的建筑也因为浓重的夜色显得比往常更沉重沧桑，道路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路上没有钟，普鲁申科也没有带表。所以当他不知不觉里到了家门口时，全然不知已经是深夜。

“热尼亚！”

他没来得及掏出钥匙，门就被粗暴的打开了。亚历山大·阿伯特站在门口，一只手还握着门把手。

“你干什么去了？我们都联系不到你。我甚至想过找警察了，但时间不够不能立案。”

立案？普鲁申科有些好笑的想，前omega花滑运动员失踪，这恐怕是媒体的盛宴。他耸了耸肩，侧身从萨沙身边挤过，不忘在门口抖落伞上的雨珠。阿伯特只好把门又关上，跟着他到客厅。他看见客厅的桌上散落着空啤酒瓶和没有开封的食物。亚古丁和库里克不见踪影，他有些疑惑地看向萨沙。

“我要和你谈谈。”萨沙叹了口气。

“所以这是什么？omega对omega的贴心谈话？”他有刻薄的说。在沙发上坐下，打开披萨盒，拿了一块冷披萨。

阿伯特出乎意料的看上去有些局促。他保持着站姿，没有坐下。“我让亚古丁和库里克住一起去了。”他抿了抿嘴唇，“我知道你在烦恼什么，热尼亚，我都经历过。”

“我在烦恼什么？”普鲁申科反问他。

萨沙犹豫了一会，被普鲁申科再次抢了先。

“我和你不一样，萨沙。”他像是在宣泄，“你爱库里克，他也爱你。但我和廖沙？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交易，只是做戏做的太真了，让我们都忘记了分寸。你看他现在在做什么？拿着我家的钥匙，自作主张的入侵我的生活？他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权利那样做？就凭借一次标记？”他连珠炮般的发问，几乎上气不接下气，披萨拿在手里一口未动，“不要说你理解我，萨沙，永远都不要。”

亚历山大·阿伯特难得的沉默了。他苦涩的反问：“你觉得我愿意被伊留什卡标记吗，热尼亚？”

普鲁申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只能无力的动了动嘴唇。

“我曾经和你一样，热尼亚。”他说，语气仍然没什么波澜，“我向往独立和自由，甚至比你更向往。然而我生在一个必须要在事业和自由选择的年代——因为你和亚古丁的存在，让冰协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有可无的。阿列克谢·米申的天才学徒让我失去了谈判的筹码。”他停顿了一下，“是因为你，热尼亚，我才被库里克标记的。那年我才十七岁。”

他的语气听上去不是责备。普鲁申科却瞬间被铺天盖地的愧疚淹没了，其中还夹杂着难以言说的愤怒。他可以恨亚古丁，但萨沙是为数不多的他无法责怪也无法反驳的人之一。他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对于萨沙的怎样的存在——他那些年又是怎样在阴影下谋求一席之地的。我或许欠萨沙一句道歉，他想。

“是的……我那时爱着库里克。”阿伯特轻声说，“但我像你一样，并不想就此把人生和自由都交到一个alpha手里。”

屋子里没有开暖气，窗户又开着，夜半的寒气很快渗了进来。萨沙打了个寒颤，普鲁申科这才想起他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好。他经历的那么多手术，年纪也比他大。他不好意思地打开暖气，又放下披萨，去关窗户。

“热尼亚……我不能强求你什么。”他听见阿伯特在他身后说，“你很固执，所以我也不会劝说你。但你必须要想清楚以后该怎么办。至少不能像从前那么任性。”他的声音有些悲哀了，普鲁申科从来没有见过萨沙这样，“我很幸运，能够拥有库里克。但有一些时候标记并不总是那么美好……尤其是你……”

他的声音微弱下去，淹没在暖气的嗡鸣声里。但普鲁申科明白了他的意思。无论事实怎么样，他终究都是要面对的，而戴上帽子半夜在街头闲逛并不能解决问题。

亚古丁没有再联系他。他们之间的保持这种杳无音讯的状态直到普鲁申科的第五次的发情期。他从外面晨跑回来，背后还是汗湿的，推开家门，看见棕发男人坐在他的沙发上。

“……热尼亚。”亚古丁看起来也不自然，他生硬的打招呼。

“你回去吧。”普鲁申科状似无意的说，弯腰解开运动鞋的鞋带，假装没有看见亚古丁眼中的惊诧，“我用了抑制剂。这次就不麻烦你了。”

他感到沙发的方向寂静了几秒，随即亚古丁猛地跳了起来。

“热尼亚！”他在狭小的空间里反复踱步，就像只暴躁的棕熊，普鲁申科想，“你忘了医嘱怎么说了？”

“就差一个月，不会有事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换上拖鞋。打开冰箱给自己倒了一瓶冰橙汁。亚古丁在他身后狠狠瞪着他。普鲁申科对他的目光熟视无睹。他把玻璃杯凑到唇边，酸甜的液体盈满口腔。

“热尼亚·普鲁申科……叶甫根尼。”亚古丁压低声音，把他的名字反反复复的辗磨。听起来颇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滋味。他就站在普鲁申科身后不到一米的地方，呼吸都清晰可闻。普鲁申科感觉脖子里有点痒，他故意向侧边迈了一步，保持距离。

“还有两个月……”亚古丁说，“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你。这是我的责任。”

“啊，萨沙和我聊过了，以防你不知道。”他哐哐啷啷的把橱柜弄的很响，“我想过了。你有你的生活。你的年纪应该去找个女朋友，不是耗在你过去的死敌那里。”

亚古丁笑了。

“你觉得全世界知道我标记了你，我还能去找个女朋友？”他问，“得了吧，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得选，我也没有。”

“不，他们只知道是你标记了我。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们在一起过。”普鲁申科又开始冲麦片了，滚烫的水倒进碗里，热气蒸腾。“你有新欢也是理所应当的。”

亚古丁一时哑口无言。他抓着后脑勺的头发。普鲁申科禁不住发现他今天反常的烦躁。与平常一贯的模样大相径庭。

“不行。”他想说点什么，最后却只说出了一个词，“不行。”

普鲁申科的动作慢下来，他把开着口的麦片袋子随手扔进橱柜里。他低着头，热气带着水汽扑到脸上，一片潮湿。

“廖沙……你不爱我。”他说，“再纠缠下去只会徒添麻烦。”亚古丁的僵硬了，随即他听见的是转身摔门而去的脚步声。他以为我要求的太多了，普鲁申科想，不仅要求他的帮助，还得寸进尺的要求他的爱情。一直到亚古丁的脚步彻底消失在走廊里，他才深深吐出一口气，搅动着麦片的手脱力般地停下来。

“而我怕再这样下去……我会爱上你。”

或许是抑制剂用的太早的缘故，整个月他的状态都不太好。几乎是躺在沙发上度过了白天。这天清晨，普鲁申科打开信箱，发现一封邀请函躺在那里，盖着冰协的邮戳。

他疑惑着，裁开信封。

是赛后表演滑的邀请，他们希望他能够出席。于是他上网搜了一下具体信息，发现这场比赛上座率并不乐观。

至少在冰协眼里，作为话题的他还是有价值的。不至于被遗忘在角落里，而是在必要的时候能够给他们带回脸面上的光。

他想念着赛场，想念着一个人的冰场和白色的追光，也想念比赛的肾上腺素素。做出同意的决定并没有耗费多少时间。他打开邮箱，回了一封电子邮件。

“我很乐意。”他简短的写，“请让我滑自己的节目。”

五分钟后他收到了回信，是邀约。对方的来信也同样简短，只包含了具体表演滑的时间地点和酬劳，还有一份合同的附件。他决定找律师看一看。继续往下滚动屏幕，映入眼帘的是唯一的一条要求：希望您的节目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不要高贵典雅却高岭之花的艺术，他们需要的是关注度。

普鲁申科明白这条看似客气的请求背后是何等的强硬。他叹了口气，合上电脑。即便如此，能够再次踏上比赛用的冰场，这个机会也值得一用。他听见窗外又响起雨点淅淅沥沥的声音，突然想到衣服还晾在阳台上，便匆忙合上电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室外。天边已经滚了层层叠叠的黑云，雷声缓缓地传来，沉重地轰鸣着。他拉下晾衣架，眼前被一片强光一晃，几乎让人头晕目眩。

他这才注意到楼下已经聚集了一群好事的狗仔，正争先恐后地将长枪短炮对着他，快门的声音不绝于耳。

“听说您就要有新节目了！”有人冲着他大喊，“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

“亚古丁先生的返程机票比以往要早，请问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是怎么看待的！”

“普鲁申科先生，您将怎么安排未来作为alpha的配偶的生活？是否计划养育孩子？”

问题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私人，如波涛般在院子前面起伏着。噪声很快惊动了他的邻居，一个八十岁的老者。他穿着白色的背心，气势汹汹地踏过草坪。

“吵什么吵！”他对着狗仔队吼叫，声音盖过了提问，“信不信我报警！”

狗仔们面面相觑，估量着这个老人不好打发，又怕真的叫了警察来，三三两两的散去了，并且恋恋不舍的看着仍然站在阳台上的普鲁申科，好像又失去了一个大新闻。老人一直站在院子前面等着他们离开，才向普鲁申科看了一眼。

“我说你，也别胡乱折腾了。”他说，毫不顾忌对方在普通人里也算是名流的身份，“一个omega，有了alpha就够了。就应该多生几个孩子，好好过日子。没事胡闹到最后不还是害自己。我是过来人，你要听我一句劝。”

他说完就叉着腰转身回了房子里，普鲁申科站在阳台上，大雨已经倾盆而下了，把衣服和金发青年浇的湿透。

**Chapter 6**

平心而论，当亚古丁再次见到热尼亚，时间也没有过去很久，只不到一个月。年轻的金发omega——他的omega，手腕上松松套着根棕色的麻绳，正在编舞的指导下练习动作。

他没有打扰。看着普鲁申科反复地练习一个动作，越来越显得失去耐心，最后恼怒地丢下绳子，走到墙边的镜子前，抬起一条腿开始往下压，他的头深深埋进膝窝，努力地够向镜子的方向。

“小心点。”编舞试图阻止他这番近乎自残的举动，“别拉伤了。”

他已经有太久没有练习了。柔韧还是大不如巅峰时期。甚至在动作把控上也不如从前。普鲁申科痛恨这样的自己，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被磨平了野心和欲望。

他用力抓住单杠，直到指节泛白，金发下的嘴唇被紧紧咬着。他在试图找回巅峰的状态，亚古丁想，他走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热尼亚。”他喊他，感受到手下的肌肉瞬间僵硬了。omega的本能让他把注意力转到alpha身上，所以普鲁申科只好撤下那条腿，看着不速之客。

“什么事？你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不是你家。”亚古丁无辜的耸耸肩，“我怎么就不能来了？”他伸手指了指场边的编舞，“我和这位先生有合作。”

普鲁申科没有反驳。他面无表情地重新拿起那条绳子，再次重复上个动作。

“新节目？”亚古丁说，“我不知道你还接了商演。”

“我没义务向你报告。”普鲁申科刚刚结束一个后仰的姿势，声音还有些闷在喉咙里，“而且这不是商演。”

严格来讲，他的确有义务向alpha阐明自己的行踪的——“以防止发情期失控带来的骚乱”，这是前两年颁布的法规里的一条。只不过那时他还没有被标记，至少没有人“知道”他被标记，自然也就没有义务。不过无论如何，叶甫根尼·普鲁申科本来就不是一个在意规章制度，又有耐心去学习它们的人。他这么说了，亚古丁也就默认了。Alpha走上去，信息素的味道把自己的omega包围住，普鲁申科的脸色可见的一白。

“这个动作，你要用腰部发力，不能仅仅依赖腿部的力量。”他轻轻拖住omega柔软的腰肢，带着他往下走，“这样就不会在起身时有困难。”

普鲁申科碍于场合，按照他的方法做了一次，竟然好了许多。他利落的起身，把麻绳绕到一只手上，拉出本来塞在运动裤里的灰色上衣。

“谢谢你。你们谈吧。”他对着编舞淡淡的点了点头，“我就不打扰了，回头联系。”

没有等他们的答复，普鲁申科把沉重的背包甩到肩上，径自离开了练功房。亚古丁和编舞面面相觑了一会，然后他讪讪的开口。

“谢谢您，没有当面戳穿我。”

编舞忍着笑意。“快去找他吧。”他说，“吵架是正常的。”

最糟糕的是我们并没有吵架。亚古丁心想，他没有把想法说出来。最糟糕的是我们连吵架都不会了，而他的下个发情期又要来了。

普鲁申科走下楼梯，台阶就像没有尽头。他没有坐电梯。楼梯间里没有人，气温也比外面要低，是个能让人获得清净的地方。他背着冰鞋和道具，每一步都踏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楼梯间。

他见到亚古丁的冷漠和淡然，不过是人前的面具。现在他想卸掉一会的面具。

他靠着围栏坐下来，腿搭在下两节台阶，包放在身侧。当亚古丁的手轻轻掠过腰间的时候，他不禁想到那个夜晚，他突如其来的出现在自己家门口，自己不知不觉中竟然为他打开了生殖腔。

他求着他不要让自己怀孕。

在那个时候，天性注定他无法反抗alpha的一举一动，但亚古丁还是听了他的话。如果他没有听，又会怎样呢？假如他们真的有个孩子？

在分化之前，他一直幻想自己能当个父亲，有个金发的小女儿坐在膝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第二性别意味着什么，满心欢喜的以为往后的生活真的会像梦想里一样。直到他明白——怀孕，在他看来十分遥远的词汇，竟然是与omega如此紧密的相连的。

他便再也没有想过拥有家庭了。这意味着放弃滑冰，放弃事业和自由。

但如果真的有了家庭呢？

他把脸埋进双手中。每当情绪变得难以自持时，他就会这么做。他从来都不会哭泣，只会在黑暗中寻求平静，就像每次赛前赛后，他会在更衣室里把自己与人群隔绝开来，假装听不见耳畔的责难。

他们一方面认为我是个omega，天生低人一等，一方面又认为我是靠汽油驱动的机器，容不得半点失误。

普鲁申科感受着心脏的跳动慢慢放缓。他收起肆意泛滥的情绪——这也是发情期前期的表现，是他最为痛恨的一点之一，让脆弱和犹豫更轻易的被暴露人前，重新系紧了鞋带。正在这时他听见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大约在上两楼的位置。于是他扣紧了鸭舌帽，打算把这变成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擦肩而过。

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不可能。

该死的，他咒骂，他现在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偶遇了。

亚古丁正从楼上走下来，就在他的正后方。丝毫没有收敛的信息素明确的指出了他的目标——他的omega。普鲁申科被这股信息素笼罩着，竟然有些双腿发软。他的alpha从来没有在他面前释放出如此强势的信息素，而这刚让他直观体会到了第二性别的天性究竟对自己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把你的信息素收起来。”他没有回头，咬牙切齿的说，显然是给身后的人听的。

“我不是来找编舞的。”明明在坦白，亚古丁却一点收敛的意思也没有，信息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我来找你，热尼亚。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用抑制剂了。”

“这不关你的事。”他强撑着反抗自己的alpha，“让开，现在我要走了。”

对方却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强势的让他看着自己。

“不然我有权力向冰协提出，取消你表演滑的资格。”

普鲁申科不可置信的看着他。他从没有想过对方竟然以此做为要挟。明明当初让他不顾一切滑下去的人是亚古丁，现在用这点来威胁他的人也是亚古丁。一个人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如此自相矛盾的决定？在被标记后，他完完整整的阅读了那篇《第二性别管理法案》，并为其中omega在两性关系中的劣势所震惊。但普鲁申科从来没想过这会被施加在自己身上。

他感到热血冲上头脑。于是他没有多想，挥拳向亚古丁打了过去。对方也没料到他会有这般举动，这一下打了个结实，但普鲁申科也在突然变得浓郁的信息素中失去了平衡，整个人倒在了亚古丁身上。他们一起跌在台阶上，手臂叠着手臂，腿靠着腿。普鲁申科的金发刚好埋在他的脖颈里，就在腺体旁边。

“我会考虑的。”亚古丁听见对方冷冷的说，身体上的重量轻了，脚步声随之远去。他撑起身子，捂住仍然钝痛的腰。

这是一个迷人的女孩。

二十出头的年纪，一头璀璨而柔顺的金色长发，皮肤雪白，眼睛绿的像是翡翠。尽管是个beta，却同时充满了alpha的健美与omega的温柔。当她的眸子幽幽望过来的时候，仿佛能够听见男人们抽气的声音。这不能责怪他们，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抵抗如此张扬的魅力。

而她对亚古丁有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她涂着鲜红色指甲油的手不紧不慢地搅动着杯口上镶了切片柠檬的神色饮料，眼神时不时向亚古丁这边瞟着，明明白白的邀请。她甚至在身旁给他空出了一个座位——当有人试图坐下的时候，就会被她故作的冷淡吓的临阵脱逃。

好吧。亚古丁想，我应该试一试。或许热尼亚说的没错，我需要一个女朋友。

他从阴影里出来，走到女孩身旁坐下。这次女孩没有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了，她停下搅动液体的手，微微偏过头来，一侧的金发自然垂落在锁骨上。

“亚古丁先生。”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好似黑暗里沉睡的玫瑰，“对于一个奥运冠军来言，您看起来过于寂寞了。”

亚古丁象征性地扯了扯嘴角。与大众的认知不同，他其实并非擅长于调情。“柠檬水。”他对来征询需求的侍者说，同时看向她的绿眼睛，“不是所有时候都需要人陪着的。”

“那现在呢？”女孩慵懒地眯起那双猫一样的眼睛。如果不是她手上戴着大学橄榄球队的戒指，加上独特的气质，她的主动让亚古丁几乎要以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靠出卖肉体为身的女人。

他不禁想起白天和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并不愉快的见面，腰部的淤青似乎还在隐隐作痛。或许他的确需要一个人作伴。所以他不置可否，挑了挑眉毛。对自己的魅力相当有自信的前运动员确信这个动作不至于引起女孩的反感。果然她被这番显然是装出来的滑稽逗笑了。

“你应该复出。”女孩状似无意的说，抿了抿嘴角，“那样始终会有人陪伴在你的身边的。”

“啊，你大概不知道，双人滑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亚古丁顺口接下去。

“真的？”女孩终于露出了惊异的神情，她扬起半边修理的精致无缺的眉毛，“但以你的技术去滑双人未免太可惜了点。不过这倒是个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我想有人陪我跳支探戈。虽然没有冰面，但是有舞池。”女孩笑起来，落落大方的向他伸出一只手，“愿意赏个脸吗，奥运冠军？”

当亚古丁在昏暗的舞池里照着舞伴的暗示搂住女孩纤细的腰肢时，才察觉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预期。一个有了omega的alpha，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一个金发女孩跳探戈？舞池里灯光昏暗，舞曲暧昧而缠绵，香水的气味萦绕在鼻尖，分不清是哪位迷人的女士——或是男士身上的。人群密密麻麻，身体挨着身体，律动的和谐不尽如人意，却充满了情欲的味道。

他想起在很多年前，训练结束后空无一人的冰场里，他和年少的热尼亚总会多待上四十分钟——男单选手都对双人滑有着奇怪的憧憬，于是便免不了在这时候开始尝试起来，他们还为了谁做那个被托举的“女孩”打起来过，后来热尼亚因为臂力不足而甘愿认输：他实在无法托举起年纪不大却已经一身肌肉的师兄。

“你有没有想过退役之后要干什么，热尼亚？”四十分钟过去后，他们大大咧咧的坐在冰上，让冰场的寒气驱除运动的燥热。

“退役？那还早呢，我才刚刚升组，我要滑到三十岁——不对，四十岁再退役。”刚刚分化的Omega懒洋洋的靠在冰场的挡板上，手里拿着瓶没怎么动的矿泉水。然后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少年老成的模样，“不过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旅行……不，不要旅行，也不要住在一起。”

在媒体的揣测当中，这对师兄弟的关系总是充满了恶意的针锋相对和水火不容。但这并不是事实。他们的关系也并不一直的僵硬的，毕竟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年少，少年人的爱恨总不过在眨眼间，哪里来的无法修复的矛盾呢。

亚古丁开始怀念起年少的时光来。

“嘿，你走神了。”女孩用高跟鞋敲敲地面，提醒他，“你要踩到我的脚了。”

亚古丁猛然回到现实，“不好意思。”他匆匆向女孩道歉，充满愧疚的放开他的手，“恐怕你要再找个舞伴了，我有点急事。”

他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离开了迷幻的灯红酒绿。在圣彼得堡的夜色中，灯光依旧朦胧。

普鲁申科的表演滑时间很紧，亚古丁大概明白了omega如此焦躁的原因。上场是时间恰好是他往常发情期的两天前，不过以热尼亚万全的性格，大抵也是会打抑制剂以防万一的。

只是他还没有看过这套表演滑的编排。所以当他特意买了前排不显眼的位置的票就坐以后，忍不住好奇起节目的内容来。毕竟不是正式比赛，而热尼亚能给冰协带来的东西，或多或少都会决定他未来命运。

他看见追光出现在入口，熟悉的身影随之出现。依然是流畅的滑行，好像这些时候的休养并不曾影响过状态。他的服装一反常态的灰暗，甚至还故意缝补出破破烂烂的效果，当亚古丁注意到omega纤细的脖子上缠绕的麻绳时，瞬间明白了这次表演滑的主题。

囚徒。

他身在冰场，却以囚徒自名。

再合适不过了。

他看着普鲁申科旋转，跳跃，无法想象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把状态恢复到这个地步。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亚古丁总觉得在他滑过自己身边时，投来了若有若无的悲哀的目光。那种目光一直透到他心底，带来生硬的刺痛。

他想起刚刚来到米申门下训练的热尼亚，十一岁，没来得及分化，倔强的惊人，对谁都是冷冰冰的模样。仿佛那就是他的保护色。他在节目里成为卡门，成为斗牛士，成为尼金斯基，却很少成为他自己——亚古丁不禁怀疑那是否也是他的保护色。普鲁申科用一层又一层披着不同角色外衣的壳，把自己包裹的如同蚕茧。

而现在他挣扎，挣脱，狂喜，迷茫。前所未有的表达着普鲁申科，不是别人，只是叶甫根尼·普鲁申科。

节目结束了，囚徒回到了桎梏。

亚古丁的心跳的很快。他有一种冲动，想把那个人拥进怀里。但场中金发青年向观众席上送去的飞吻迅速熄灭了他的热情。

总会有人爱他的。自己的离开，甚至不算是缺席。他沉默着，在被人发现之前走出观众席。他用手机给热尼亚发了条短信，大概是有关下次发情期见面的内容。

“好的。”

他少见的快速收到了回复。普鲁申科大抵是难得的心情不错。阿列克谢·亚古丁裹紧了大衣，迈进漆黑的寒风中。

**Chapter 7**

“阿列克谢·米申先生，请问您对普鲁申科选手被标记后复出表演滑这件事怎么看？”

“我视他为自己的儿子，希望他能够健康。但他的人生属于自己，我无权评判。”年长的教练面对着刺眼的闪光灯，“下一个问题。”

“您对热尼亚·普鲁申科被亚古丁选手标记的事件是否知情？”

“我不清楚。并且在听说时和你们一样感到惊讶。”

“亚古丁去塔拉索娃那里训练是否和普鲁申科有关？”

“我说过，我对此一无所知。更无法揣测他们十几年前的想法。所以很抱歉，没有任何可以做出的评论。”

他疲于应付记者抛来的问题。退役后的普鲁申科和亚古丁消失在媒体视线里很久了，他们只能抓住前教练这根救命稻草，试图挖出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他揉了揉眉心，感到一阵头痛。“今天就到这里吧。”他对着话筒说，在灼热的视线下返回了后台。

他是一个教练，而不是公众人物，还有需要履行的职责。

热尼亚几个月没有联系过他，他以为这位世界冠军会就此让时间冲淡一切，没想到他又像献祭一般把自己送上了冰场，送到了舆论的审判台上。

“我做了一个梦。”当普鲁申科还睡在米申的客厅里的时候，一次他深夜摸进他的房间，“梦见我被冰场吃掉了。”

米申觉得热尼亚竟然说出这种幼稚而无聊的小孩子的童言十分可笑，但他的学生正在颤抖，语气也有些不稳，他只好安抚似的摸摸他温热的头发，并问他需不需要半张床。

“谢谢您，老师。”他懂事的拒绝了。米申想告诉他不用介意，可在此之前普鲁申科就蹑手蹑脚的走出了房间，不忘反手带上门。

"我被冰场吃掉了。”

如今米申又想起这句话。后来当他在盐湖城痛失金牌，在以亚古丁为中心的庆功宴上讲过这个梦。他说他站在冰场里，音响里放着一首首曲子，冰场逼着他跳舞，不然就把他永远困在那里。

“大概是被什么童话吓到了。”年轻的花滑老将强颜欢笑，“小时候总是幼稚又浪漫。”

“冰场是做不到，不过alpha倒是可以。”有人毫无眼力的开了个下流的玩笑，还放出刺鼻的信息素来。他强挤的笑容僵在脸上。米申怒气冲冲的一把把热尼亚从人群里拉开，替他解了围。

“以后别理他们。”他说。伸手探了探还在高烧的弟子的脉搏，“记得保持距离。”

米申现在也会责怪当时的自己比想象的要天真许多。他没有想到热尼亚以后竟然会被数不清的宴会包围，沦为那些权贵眼中近似于玩物的存在。可普鲁申科要比他们高尚太多。他无法想象他是怎样负重前行，只有在节目中才能短暂做回自己，像是破蛹而出却只活了半个春天的蝴蝶。

“我会替你打掩护。别担心。”面对眼中充斥着愧疚的普鲁申科，他只能做出有限的安抚，明知他可能会继续自责下去。要说年少的热尼亚和廖沙之间不存在什么少年人的荷尔蒙那是不可能的，他无数次看过两人的眼光追随着对方环绕过整个冰场，在落冰时或是欢喜或是焦灼的悸动。

“米申先生，有您的电话。”助理从后面叫住他。他停下脚步，从助理手里接过听筒。“喂，您好？”

“是我。”对面的声音让他禁不住涌上一阵怒火，“我想和您谈谈。”

他随即浇灭了这份不应有的怒气。他们之间并无深仇大恨，有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波澜，像石子投入水中很快的散开，被更纷杂的混乱吞噬了。

“好。”他说，“明天下午，到我的冰场来找我。”

普鲁申科在发情期后又高烧了一次。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还想去冰场练几个跳跃，被萨沙一把揪着领子拎回了房间。

“想都别想。”刚刚喝了点伏特加的男人怒气冲冲瞪着他，他只有举起双手妥协。所以他不得不乖乖躺在床上，额头敷着冰袋，枯燥而无聊的盯着头顶的天花板。

那些人似乎找到了新的方式来限制他的行动，就是萨沙。亚历山大开始找借口把大把大把时间花在他家里，先是扔掉冰箱里的所有快餐，然后又以不健康为由开始扫荡他收藏的酒。在普鲁申科试图阻止他的时候，萨沙理直气壮的告诉他。

“再这么下去，你一年都别想用抑制剂。”

从不屈服的普鲁申科第二次妥协了。

亚古丁安静的如同在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一样。大半个月来没有短信，没有电话。要不是萨沙时不时提起廖沙最近又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他几乎要忘记这个人的存在。可当普鲁申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发呆，亚古丁的影子又回来了，他们如今的生活与那些年冰场上的日子相比毫无变化，就像是两颗沿着不同轨道运行的行星，并肩穿过星云，在不知不觉中追逐着对方的光芒，却从未多看一眼。

新的赛季即将开始。他在电视上看着选手做着跳跃和旋转，第一次与亚古丁感同身受。他忍不住想自己会怎样雕琢每个动作去达到更完美的姿态。他忍不住近乎刻薄的挑剔那些选手的用刃和落冰。

然后在一天晚上，他突然明白自己这种不安的来源。

他答应过他的。他答应过他只要还能站在冰场上就会滑下去。他背负的不是一个人的梦想，而是两个人的承诺。亚古丁不是他的好友，却是他最熟悉的知己，最亲密的敌人。

他光顾着在泥潭中挣扎，甚至忘记了这份承诺。

他突然站起来，光着脚走上地毯试图干拔一个阿克塞尔三周。许久没有训练加上未曾热身让他差点撞到茶几。在厨房的阿伯特闻声赶忙跑过来，弄出一阵更大的声响。

“你居然想做饭？！”

“你居然想做跳跃？！”

他们异口同声的开口，面面相觑。萨沙一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

“你就不能放过我的厨房。”普鲁申科小声说，理了理袖子。

“你就不能放过你的膝盖。”萨沙瞪了他一眼。“哦对，廖沙说他要过来了，还有几天就是你的发情期了。”

“萨沙。我想……”

“不行，抑制剂至少得等到你见过医生再说。”

“萨沙，我想复出。”

阿伯特惊诧的抬头看着他。

“我答应过廖沙。”

米申听到亚古丁说的话时，不得不忍住一巴掌扇过去的冲动。

“你再说一遍？”

“我想要个孩子，希望您能和热尼亚谈一谈。”

米申丝毫无法理解亚古丁的要求。他想要个孩子？那他尽可以去结婚，反正他和热尼亚的标记并不能从法律上阻挡他找新的恋人。可他却想让热尼亚为他生孩子。年长的教练无法想象普鲁申科怀孕，只知道他不可能答应这件事。尤其是对复出还没有死心。他知道自己最爱的学生有多留恋冰场。

“不行。”他冷着脸拒绝了，“我们都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这就是我希望您能与他谈一谈的原因。”亚古丁低着头，难得有些不安。“我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提出这个要求…医生告诉我，以热尼亚现在的身体状况，年龄越大，生育就越危险，现在是最好的时期……”

”所以你就想让他给你生育？”米申毫不留情打断他，“我问你，凭什么？你如果想要孩子，外面愿意为你生的人多得是。”

他知道身为年长者，说出这种话相当不符合身份。这其中有一半是气话，另一半却是真心的。男性omega在生育时所经历的痛苦要远远高于女性，他更不想劝普鲁申科做他原本不愿意的事情。

“您误解了。”亚古丁看着自己的前教练，“我从来没有想过去找别人。”

“你是说……”

“我只想和热尼亚在一起。”棕发的alpha十分激动，竟然有几分像以前赛场上等分区忍不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我想要个孩子，更不想去找别人。有热尼亚就够了。”

“我劝你先不要头脑发热，静一静。”米申严肃的打量着棕发男人。对方已经稍微平静一点了，仿佛刚刚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据我所知，热尼亚从来没有表示过你就是他的爱人，而你，或许也对此没有你想的那么确信。”

”如果你真的想要个孩子，我希望你放下你的自以为是，想清楚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决定。”

亚古丁看着教练转身离开的背影，把头埋进双手中，深深吸了口气。

亚古丁想要个孩子，这不是毫无理由的头脑发热。在冰场上他代表着alpha的所有特质：强大、自信、掌控全局。但他并不像媒体所想的是个让理智掌控一切的人。比起普鲁申科，他更容易激动，也更具有浪漫情怀。他一直想要个孩子，又自认为不会离开热尼亚，所以答案就显而易见了——让普鲁申科生个孩子。

其中的逻辑在米申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他当时的确就是这么想的。亚古丁不喜欢alpha们对omega居高临下的态度，不代表他没有再潜移默化中养成alpha的上位者思维。

被米申拒绝后他绕着河边跑圈，炽热的夕阳灼伤了他的双眼。他突然意识到这番行径究竟在别人看起来有多头脑发热，又愚蠢至极。他看见一面帆船撕开了平静的河面。你爱热尼亚·普鲁申科吗？他问自己。得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答案。亚古丁一直把普鲁申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看待，有时忽略了他作为omega的身份，理所应当认为他享受着和自己一样的种种特权，种种顺境。年少时的他把普鲁申科的绝望和挣扎理解为软弱，“像个姑娘一样”，这是他最喜欢用的话。他刻意忽略了那双蓝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刺痛。

亚古丁为了自己与年龄不符的冲动懊恼。应当和热尼亚商量的，他这么想着，准备再次拨通那个沉寂了许久的号码。当他刚刚按亮手机屏幕的时候，那串数字却自己出现了。

“……热尼亚？”

“廖沙，我要复出。”

**Chapter 8**

“托斯卡。”

“嗯？”

“托斯卡的故事，你熟悉吗？”

“我滑过它……艾德温。还是你给我谱曲的。”

“我知道。”

“那？”

“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冰场就是你的卡瓦拉多西。”

“廖沙还是比斯卡皮亚好一些的。”普鲁申科忍不住笑了。

“那也没什么两样，在外人看来你可是为了滑冰甘愿‘卖身’给了宿敌。”小提琴家晃着鸡尾酒，并适时的挡回去同伴伸来的手，一边加重了宿敌两个字，“你快要到发情期了，不能喝。还有，你知道你提到他名字的时候笑成什么样了？”

“什么样？”普鲁申科疑惑的活动脸部肌肉，“我还能控制自己的肌肉，没有痉挛啊。”

小提琴家从来不信一个对艺术如此敏感的人会如此麻木不仁，所以他只是把后半截话咽下去，又咽了一口酒。“小报都传的沸沸扬扬了，说你和亚古丁想有个孩子。”

”嗯……”

”是真的吗？不能当你孩子的教父我可会伤心的。”

”他向我提过。”

“那你呢？怎么回应的？”

“我没有回应。”

金发omega的信息素因为即将到来的发情期而变得飘忽不定，马顿无数次庆幸自己只是个beta，需要忍受的只有调酒师看着热尼亚咽口水的样子。嘿，他可是名花有主，他在心里向对方竖中指，还是能一拳把你打翻在地上的那种。

“不过谁要你当教父啊？”普鲁申科突然回过神，“你求我一下，给我编个新的曲子什么的，说不定我还能在备选名单里给你留个位置。”

“尼金斯基改了几十遍还不算啊？”

“那时候我们是商业合作关系，当然不算了。”

说的好像你已经怀了孩子一样，马顿腹诽。

“如果你要复出，需要先解决发情期的问题。还有《第二性别管理法案》里的规定。”米申叹了口气，“你必须要征得alpha的同意和支持，每次比赛也必须要他强制陪同——你问过他了吗？”

刚刚和马顿待过的酒吧音乐声太大，以至于过了两个小时在和前教练约谈时普鲁申科脑海里依旧是挥不去的强节奏。“我会搞定的。”

“你去了酒吧？”教练突然转移了话题，“你要知道，你就快要——”

“——发情期，不能喝酒。我知道，我没有喝。”普鲁申科趴在冰场的护栏上，他第一次以一个访客的身份来到这里，没有背着冰鞋准备上冰让他感觉怪怪的。“每个人都在这么告诉我。可我又没打算……算了，我恢复到之前的状态需要多久？”

屋顶的阳光洒在冰面上，米申回头挥挥手让学生下冰午休。“不好说。以前你靠着抑制剂瞒了所有人，但现在你不能使用抑制剂了，又是被标记过的omega，所有的训练计划都要重头制定……我甚至不能确定究竟能恢复到哪个水平。”

“但你是普鲁申科，只要复出了就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

米申从不瞒他任何事，不像大多数教练习惯于照顾选手情绪，他总是把困难和希望都摆出来任学生挑选。这一次普鲁申科显然倾向于后者。

“即使需要复出也不是两个星期的事，你先确定身体恢复好了吧。以及阿伯特有个给你的信件，估计没改地址，还寄到这里来了。”米申交给他一封褶皱的信，“我估计是去他女儿的生日宴会。我也收到了同样的信封。”

“伊莲娜已经两岁了？”

“是啊。”米申看着普鲁申科惊诧的神情无言以对，“在你挣扎着瞒着我和所有人的时候，她两岁了。”

花样滑冰这项运动总是对女孩子更为宽容。即使她们是omega也没有关系，她们可以选择和强大的alpha组成双人，或者转行冰舞，而不用强制结合或者彻底退出。

普鲁申科站在餐桌旁拿起一块低脂蛋糕——萨沙贴心的为运动员们准备了特殊的甜点。他穿着高领衬衫，提前打了抑制剂，确保没有意外发生。廖沙在他身旁竟然看起来更局促不安。甚至连小熊甜饼都没有碰。

普鲁申科莫名其妙的想起分化之前的那天晚上，他和廖沙躲在更衣室的柜子里吃蛋糕。他太瘦了，偶尔高热量食品对他来说未必有害，而廖沙，用他的话来说，滑冰生活很有趣，但是又太枯燥了，需要一点甜味。

“我觉得你的信息素会是蛋糕味的。”

廖沙舔掉嘴角的奶油，心满意足把餐盘叠起来藏到大衣口袋里，这样米申就不会发现他们在柜子里干了什么。

“就是这种……黑森林巧克力。”

热尼亚盯着盘子里剩下来的半个蛋糕。“太甜了。”他突然吃不下去，把盘子放到了一边。“我吃不下了。”

“你瘦的像个竹竿，米申不会发现的。”廖沙躺在一堆冬天的棉袄队服上。

热尼亚一言不发的吃完了剩下的半个，却味同嚼蜡。他为了尝尝半个蛋糕逃了午饭和廖沙躲在柜子里，比起强迫自己吃完他更不愿意下午在训练场上饿肚子——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吃不想吃的东西了。食物，运动，服装，一切都服务于花样滑冰，他好像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他在分化那天晚上发了高烧，然后消失了三天，像没事人一样出现，得知廖沙在三天中被米申发现了偷吃蛋糕的事，被骂的狗血淋头——不过好歹没有出卖自己。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两个星期没有说过话的亚古丁正从他端的盘子里挖走最后一块低脂蛋糕。“这个味道很像黑森林。”他含糊不清的说，“好歹装装样子，热尼亚，我知道你不想再上小报头条了，我也是。媒体一定没有想到我们'和好'如初而会报废掉一大堆事先写好的分手稿……就像谁能想到伊利亚·库里克会亲自带孩子呢？”

亚古丁从库里克手里接过小女孩，小女孩皱眉看了他一眼，转身径直扑向仍然端着空蛋糕盘的普鲁申科。

**Chapter 9**

亚娜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后来普鲁申科回忆起这个女人的时候总是这样评价她。

“她是唯一一个看我的眼神里不含有omega字样的人。

”

普鲁申科拉开邮筒，打开邮差自作主张放在那里的信封。

普普通通的暗色白信封，他剥开胶水，取出里面的东西，习惯性撕碎后把信封顺手丢进垃圾桶里——狗仔们为了新闻可以干出任何事，包括翻垃圾桶。

一根红色的头绳。

他这才想起自己并没有看寄件人姓名。但打电话到邮局询问一封寄给普鲁申科的邮件？说不定又会成为哪天的头条。

头绳看起来十分普通，是小女孩七岁之前父母会给他们用的那种织物。当她们再长大一些，有些人就会剪去长发，有些人会喜爱上更精美的饰品，而成年人呢，她们更倾向于黑色的。

他把头绳套在手上。转身进了房间。院子里的草长的太乱了，他在等园丁来照料他们。

他没等来园丁，却等来了他的alpha。

“廖沙。”他冷淡的给他开门。自阿伯特的宴会后他不再拒绝廖沙的到来，但拒绝给他笑脸——和与他上床。尽管好有时候在alpha的信息素和发情期的猛烈攻势下屈尊俯就了，那也仅仅是几次而已。

亚古丁迅速闪身进来，背手关上了门。他们在躲避小报记者这件事上几乎已经形成一种独有的默契。

“我现在不需要你。”

亚古丁知道普鲁申科口中的“需要”是什么意思。他现在既不在发情期，也不缺人手。

“我知道……我给你带了披萨。”他把抱着保温层的盒子放在桌上，“我想你收到东西了？”

“什么东西？”普鲁申科随后便把那双蓝眼睛睁的圆圆的，“你说这个？”他从细细的手腕上取下那条头绳伸到亚古丁眼前。

“如果你想嘲笑我像个女人，那你失败了。”

亚古丁三下五除二拆开包装盒，拿起一块披萨一口咬掉半个。

“热尼亚，你真的不记得了吗？”他咽下去一半的芝士，“我前段时间在尤比莱尼翻出来的，有点旧了，弹性也不好……但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和我同名是的教练还会留着它。”

“放尊重点。”普鲁申科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他想起来了，他快要分化的时候廖沙和一堆其他家的大孩子偷了同组小师妹的头绳硬要给他扎辫子。他们说他分化后就会像小姑娘的洋娃娃一样。

“我知道那次玩闹惹你不开心了…但这么多年了，反而是个纪念不是吗。”

“你觉得那是玩闹？”亚古丁几乎要被普鲁申科流露出的愤怒和悲伤所震惊，他的指甲深深嵌进掌心里，“你真是不可理喻，廖沙。这是羞辱。还有我准备复出了，不吃主食。”

他扔下一盒披萨，没吃晚饭就反锁了房门。

普鲁申科的上冰训练定在一个星期后，仅仅限于他和米申之间，国家队至今没有回信。

“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等我两年？”他一条腿架在冰场的把杆上，忍不住发牢骚。

“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你应该结婚生子。”

米申是少数可以对普鲁申科直言不讳并且不激起这位奥运冠军的恼怒的人之一。普鲁申科叹了口气，把右腿换上去，米申压着他的后背，他把上身慢慢贴到右腿上。

“你做这个比原来困难了不少。”

“我知道。我有好久都没有训练了。”

“而你确定要继续？”

“我不知道……”普鲁申科叹了口气，“但除了滑冰我还能干什么呢？”

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亚娜·鲁德斯夫考娜，一个在各方面都算得上成功的女性alpha，除了婚姻。她在一次私人宴会上见到普鲁申科，随后愉快的和他攀谈起来。

“喏，我说你为什么不复出呢。”金发女人晃着她的高脚杯，粉底、眼妆还有昏暗的灯光将她的年龄掩饰的很好，她一看就是那种典型的企业家，“我觉得你无论如何都应该至少试试看。事业嘛，这是——事业啊。”

她很快淹没在了另一群人中，普鲁申科只能在觥筹交错见勉强听见她的笑声。

事业。多么高尚的词汇。他想起不得不退役的亚古丁，转身便在电视业混的风生水起。

冰协反复不定数次后终于给出答复，他们同意给他进入国家队，只要亚古丁签署一份书面同意书。

Shit.

普鲁申科的英语不太好，脏话单词却恰逢时宜的脱口而出。这意味着亚古丁会出现在他的每一场比赛里。更重要的是他又要在三天后迎来发情期，没有比在床上提出签署同意书更让人尴尬的事了。

他想错了，还是有的。

比如在刚刚结束一场你无言我无语的性事之后亚古丁把不安分的手伸进他灼热的双腿之间，冰凉的手指激的普鲁申科一个哆嗦。

他可真像没有吵过架一样，普鲁申科想。

“我累了，现在不想做。”他翻身把被子裹到自己这一边，亚古丁的手却得寸进尺的跟了过来，开始在某处打着圈。

“廖沙！”他生气了，裹着被子坐起来，忽略了自己金发乱糟糟的，“我以为我们说好只做那些‘必要的’。”

“有吗？”大了两岁的alpha眯起狡黠的灰绿色眼睛，“你从没这么说过，也没这么拒绝过。”他的手又游移到了前端，普鲁申科浑身为之战栗。他无法拒绝他的alpha，所以有些时候干脆学聪明选择放任自流。

“我要你签个字。”他伸手从床头柜够来一张纸质同意书和一支笔，亚古丁不禁感叹即使是自己的巅峰期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柔韧——更别提那些让人苦恼的芭蕾课了。亚古丁用双手接过纸笔，终于把普鲁申科从愉悦的折磨中解放出来，后者因此长舒一口气。

亚古丁的神情有一瞬间让普鲁申科以为他会拒绝。

“给你。”而随后alpha在同意书上草草签下了名字，正好撞进普鲁申科仿佛以为吃了苍蝇又发现自己其实吃的是蛋糕的表情里。

亚古丁觉得有几分好笑了。”你以为我会拒绝？”

“你干过的事又不止这一件。”小心翼翼存放好同意书后普鲁申科背着亚古丁重重躺下，他的廖沙却坐起来，光裸着上身把自己的热尼亚拉入怀中，金发在他的胸口滑落。

“你知道，我并不爱你。”普鲁申科小声说。他们却拥抱的更紧了。两双眼睛一起看着半拉半掩的窗帘外圣彼得堡璀璨的灯火。

“我什么都知道。”亚古丁亲吻omega的发顶，并且扶着他的肩把普鲁申科又一次推进床垫里，“而你也迟早会知道的，热尼亚。”

**Chapter 10**

“把腿分开，热尼亚。我知道你还想要。”

亚古丁把膝盖顶入Omega的双腿之间，普鲁申科正处于新一轮的潮热之中。他无法拒绝自己的alpha，亚古丁满意的看着那双蓝眼睛因为自己而失神。

“你的初恋是我。”在终于能分心说话的短暂时间里，普鲁申科正在他的胸前喘息，亚古丁突然问道，“还是有其他人？”

普鲁申科冷哼。“当然不是。”他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你压着我的胳膊了，让开。”

“玛莎。”他的alpha笑了，“那个像alpha一样的beta……你不会真的爱过她吧。”

“我是男人，她是个开着跑车的女孩。alpha还是beta重要吗？”普鲁申科简单的回答。“那我们呢？”亚古丁追问，“我认识你，和你……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她早得多。”

普鲁申科拖着发软的双腿走进浴室，他一向在这方面拒绝亚古丁的帮助。淋浴的白噪音淹没了整个房间，亚古丁看着窗帘发呆，昏昏欲睡。

“那时我还小。”普鲁申科的声音猝不及防的从浴室的水声里传来，“在尤比莱尼…你觉得我能有多少选择的权利？”

水声停了。亚古丁发现普鲁申科只围了一条浴巾，面色尚带着潮红，他站在浴室门口看着他。“在成为世界冠军之前，金牌一直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没有资格谈论恋爱。”他的金发正在向下滴水，水珠淌过锁骨和乳尖，消失在浴巾里，“对你也是一样，廖沙。”

他能感受到自己的alpha的怒火——是嫉妒？不平？但他因此嗤笑。亚古丁一丝不挂的从床上走下来，抓住他的腰。

“轻点。”

“由不得你。”

亚古丁轻而易举的抱起情人因复出减重而瘦了许多的身子，普鲁申科果然无法自制对他再此打开双腿，正如所料。

他刻意释放的信息素让omega陷入了今天的第四次潮热。

“混蛋。”普鲁申科咬牙切齿。

亚古丁正忙着啃咬甜美的腺体。“嗯哼。”他敷衍了事的应对对方的愤怒，搂着他的腰，再一次进入他的体内。

——————————————————————

“这就是你怎么怀孕的…”年长的教练难得失态的捂脸哀嚎，“上帝啊。恐怕我不得不终止你今天的训练。”

“我请求您不要。”普鲁申科忙不迭的保证，“这不会有任何影响的。我现在就像往常一般精力充沛。”

“在不定因素前你的健康是第一位。”

“我没有那样脆弱……”

“你的肚子里怀着一个孩子！”米申极少对他发怒，而现在的米申让普鲁申科想起了年少时害怕的那个。他下意识噤声了。“摔倒，冲撞——甚至是落冰的冲击！我们无法确定这对你的身体会产生什么影响！”米申显然意识到自己过于严苛了。“你，不对，亚古丁，你告诉他了吗？”

普鲁申科摇头。

“当然了……你不想让那一纸同意书作废。”

“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劝你去履行omega生育的职责。”米申看着最得意的弟子说，“但是考虑一下吧，热尼亚。回去好好休息，先不要训练。最重要的是在你决定之前，千万不要让冰协知道。”

——————————————————

一个孩子。

普鲁申科含着牙刷，看着镜中的自己，又低头看着平坦的小腹。一个孩子……他无法想象在这具生来就应该滑冰的身体里还能孕育一个生命。而且他是一个男人。他从来没有见过男性omega生育，就算抱着萨沙的孩子的时候他仍然无法想象萨沙大肚子的样子。

然后他想了一下，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喷了自己一脸牙膏。

他匆忙的拿纸去擦，电话响了。

“您好？”

“是普鲁申科先生吗？我们邀请您参加一场测试赛，将决定您是否最终进入国家队。”

普鲁申科几乎以后这是一场恶作剧，直到看到来电显示的号码。

“您还在吗？”

“啊，在。”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回答，“一直都在。”

“米申先生也是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例会上表明您的训练进行的很顺利。”对方说，“两周后，这个时间可以吗？您知道的……只要没有意外，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可以。”他一口答应了下来，想了想又加上一句，“我想你会想再联系一下米申。”

“热尼亚，什么事？”亚古丁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如果没事的话我想再住一晚。天呐，圣彼得堡的宾馆实在是天价。他们良心不会痛吗。”

“没什么事。”亚古丁看见普鲁申科探出头，“但我今晚想单独呆一会。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大明星廖沙先生，我觉得区区一晚的宾馆对你来说不过是一碟巧克力蛋糕。”

**Chapter 11**

“嫉妒在运动中是一件好事。”

普鲁申科低头看着潮湿的双手和仍然平坦的小腹。更衣室里很安静，安静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曾经他为了“嫉妒”滑冰，然后为了金牌。现在他没有可以嫉妒的人了，也有了金牌，那是为了什么？长久以来的教育将一个认知根深蒂固的刻在他的脑海里——他对这个孩子有责任。

他不禁想起米申曾经把他和亚古丁比作两个妻子。这件事被队友拿来嘲笑了很久。

“米申大概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两个妻子会搞在一起。”他的Alpha突然神不知鬼不觉的闪进来，仿佛能看透他在想什么。更衣室的门咯吱一声合上。亚古丁恶作剧一般玩弄他的金发，发梢拂过后颈的感觉让他一阵战栗。“不要现在，廖沙。”普鲁申科说。他感到眼睛有些酸涩，忍不住揉了揉。

“嘿，虽然充分的情感有助于增强表现力，但现在哭出来可不是什么好事。”亚古丁调侃，“所幸到现在你还没用什么不良反应。”

“我有整整两周没用做阿克塞尔三周了——这就是不良反应。”普鲁申科恶狠狠的甩开他的手。嫉妒。他已经告别这种情绪许多年了。此刻它们又重新浮了上来。他想到青年时期的测试赛——他不得不大量服用药物抵抗发情期。而那些alpha队友却可以始终保持最好的状态。他不可能不嫉妒这样的不公。

“往好处想，至少在孕期你不会突然发情。你知道吗，苏联时期就有许多运动员靠怀孕来稳定——”亚古丁的侃侃而谈被普鲁申科的刀套打断了，硬刀套不偏不倚的砸在亚古丁的后脑勺。

普鲁申科面不改色，向他伸出手：“给我，手滑。”

“知道了，孕期副作用，情绪不稳定。”亚古丁挑眉看着自己的omega。

————————————————-————

普鲁申科做了五种三周跳，没有做阿克塞尔三周跳和四周跳。亚古丁站在紧急通道的阴影处看着他跳跃。他的后外点冰仍然和记忆里一样轻松漂亮，勾手——也没有问题，是他擅长的。亚古丁不禁想起那个自己练出了五种三周跳的热尼亚，还有因此改不回来的菲利普跳——他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笑什么？”身后的声音问他。

“你滑完了。”亚古丁转身，普鲁申科正瞪着他，他还没有来得及换下训练服，额前的头发湿漉漉的，脸颊因为运动泛着红晕，蓝眼睛里的不甘心他再熟悉不过。每当他因为失误落败时便是这样的神情。“还不错啊。对于一个两个星期几乎没有训练跳跃的人来说。”

“如果复出，我需要一种新的四周跳——萨霍夫，大概。”普鲁申科摇摇头，往更衣室的方向走去。“法国的茹贝尔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但你并不擅长萨霍夫，刚刚你还在后半段空了一个。亚古丁腹诽。他决定不和普鲁申科深入讨论这个问题。